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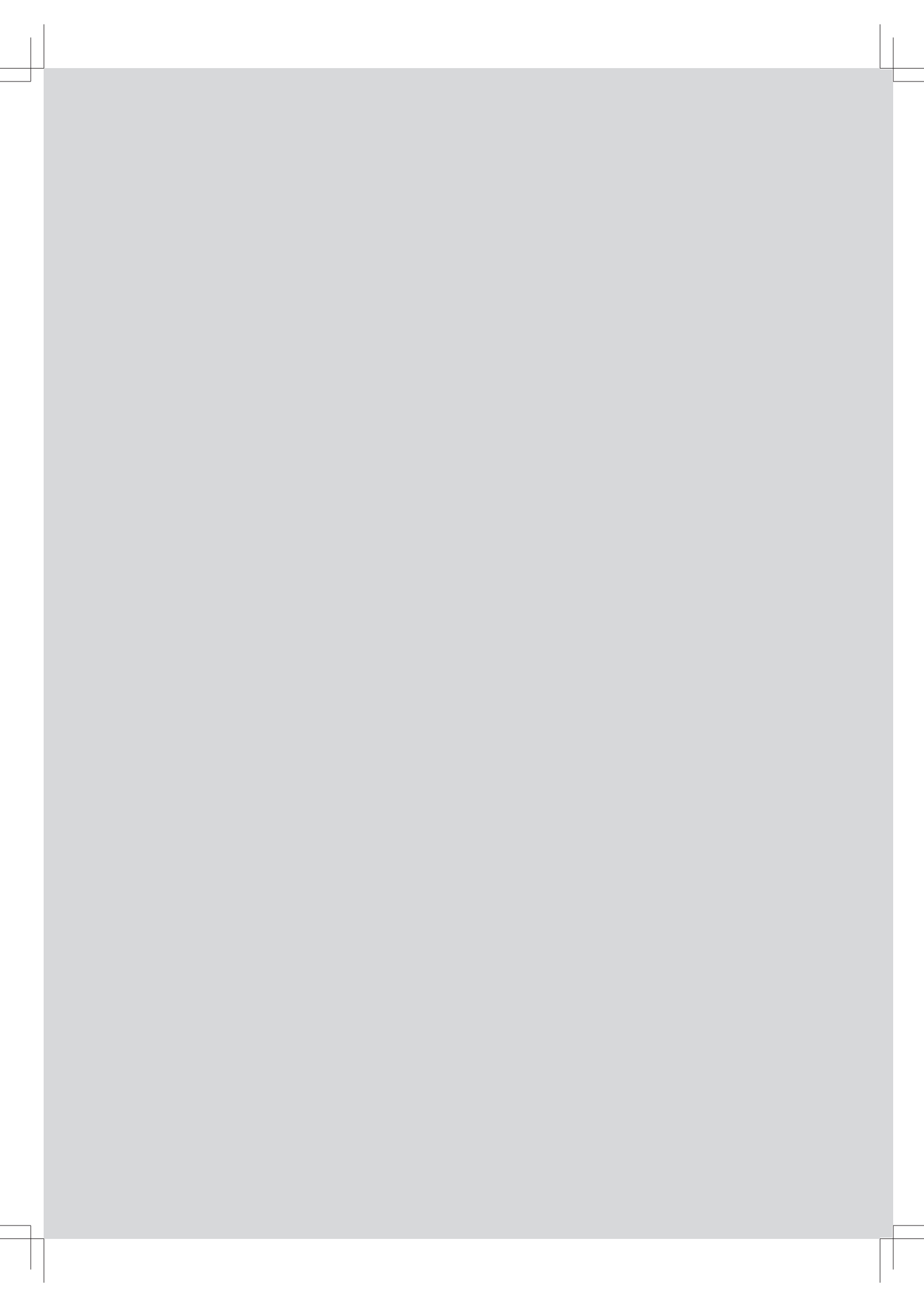
【八俏第三】

徐醒民先生主講

孔子謂季氏，伯舞於庭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」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。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，寧儉。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。對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君子無所爭也，而小人之爭，以財也。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子夏問曰：「

論語講要講記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八佾第三

目錄

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……………	一
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」……………	一三
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。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……………	一五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……………	二一
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……………	二七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。對曰：不能……………	三五
子曰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……………	四一
子夏問曰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。」何謂也……………	五三
子曰：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……………	六九
子曰：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……………	七三
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……………	七九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……………	八五

目錄

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也。子曰：不然	八七
子曰：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	九七
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	一〇一
子曰：射不主皮。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	一〇七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	一一三
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	一一五
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。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	一一七
子曰：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	一二三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	一二九
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：管仲儉乎。曰：管氏有三歸	一三九
子語魯大師樂曰：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	一四七
儀封人請見，曰：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	一五五
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	一六五
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為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	一六九

論語講要講記 八佾第三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○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八十七頁。這是〈八佾〉這一篇開始的第一章。這一章經說季氏用這個八佾，在他的家廟裏面，舉行祭祀典禮用八佾舞。這樁事情先要把那個時候，歷史上的事情先說一說。周家開始的時候，是武王伐紂。在武王伐紂的時候，周公也盡了不少力量。伐紂成功，周武王沒有好久就去世了。武王的兒子就是後來成王，年歲很小，因此由周公輔導成王。成王年紀小的時候，他作了天子，那沒有能力，所以周公曾經一度把成王放在一個地方，讓他好好的學。周公自己就是代理天子，一方面自己代理天子，一方面教這個成王。後來把成王教好了，再把這個天下交給周成王，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要換一個別人的話，可能就順著那個機會，自己就代下去了。周公不是如此，把年幼的成王教成人了，自己再把天下交給他。後來把天下交給他以後，繼續留在天子的朝廷裏面，幫助周成王治理天下。後來周

成王為了感謝周公對於周家這樣的功勞，在周公死了以後，特別把天子的禮樂，由魯國祭周公的時候，以天子的禮樂來祭周公。那時候魯國原來就是封給周公的，周公自己要在朝廷裏面幫助天子來治天下，周公就叫他的兒子伯禽，到魯國去作魯國的君主。有這樣的功勞，所以周成王特別把這個天子的禮樂，交給魯國、賜給魯國，魯國以後祭周公的話，就用天子的禮樂。因此魯國祭宗廟的時候，可以用天子的禮樂。但是有一條要注意的，只能夠祭周公廟，周公廟是周成王賜給他的，周家還有其他的國君，那就不能用天子的禮樂了。到後來，現在講的季氏，季氏他的祭八佾舞於庭，舞於庭是他的家廟，他是大夫之家。大夫之家是祭的什麼廟呢，是祭魯桓公的，桓公的廟，這就不對了，這就是越過了本分。

在這一章經裏面，了解原來的歷史，就知道這一章孔子講了，「孔子謂季氏」，孔子跟別人談話的時候，就評論季氏，評論季氏什麼事情呢，「八佾舞於庭」，用天子的禮樂，舞是樂、有音樂就有舞蹈，用這個舞，舞於庭在他家廟的庭中，來祭祀他的祖先。所謂八佾，我們在臺灣看每一年祭孔的時候，都有八佾舞。祭祀孔子用

八佾舞，也是過去天子特地用天子的禮樂來祭孔的。八佾舞是一列八個人，大家看到，就有拿那個羽毛的舞。一列八個人，八列，八八六十四個人。這是天子祭他的宗廟、他祖先的時候用八佾。魯國祭周公廟的時候，可以用八佾。

但是魯國那些大夫，大夫那來的呢，在古時候封建的制度，比如說周公派他的兒子伯禽，封到魯國。周公是始祖、是周公廟，他的兒子伯禽，把這個魯國要由誰來繼承呢，就是由伯禽的長子，叫嫡長子，嫡是什麼呢，就是他的大夫人、就是正夫人，正夫人養的長子叫嫡長子，繼承國君的君位。除了長子以外，還有次子、三子，還有其他的，那叫庶子，庶當眾字講，庶人的庶，叫庶子。除了這個正夫人的庶子以外，還有二夫人三夫人這些，他們一律的都是庶子。就國君來講，國君的位臵由嫡長子繼承君位，其餘的庶子就封為一個大夫。大夫有分別的，比如說嫡夫人、就是大夫人庶子，封到大夫之家以後，他是一個叫別子。其餘別的夫人養的庶子，將來建立宗廟的時候，大夫之家的家廟的時候，就是由這個正夫人的第二個兒子，以他為大宗，他要祭祀建立家廟的時候，以他為主。

魯桓公是君主，魯君的君位，由他這個大夫人長子繼承的，這個大夫人第二子呢，就是季氏。季氏在這個庶子當中，排名第三，孟仲季，那個孟孫氏、叔孫氏都是二夫人養的庶子。這季孫氏呢是這個正夫人的第二個兒子，所以在三家之中，季孫氏他是一個大宗。他的年齡雖然比孟孫氏、叔孫氏，年紀小，但是就他的家族、他的母親這一個系統來講，他在三家之中，他是一個長，他是作一個長者。因此在這裏講，他這個祭祀祭桓公廟的。桓公廟不是周公廟，所以他在他家廟用這個八佾舞，這一個就是犯了禮。

孔子就說了，季氏用這個八佾舞，在他家廟的庭前舉行祭祀。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」季氏這一種、他能夠用天子的禮樂，來祭祀他的家廟，這種犯禮、侵犯這個禮，侵犯到這種程度，他都可以忍心的去作這一樁事情。孰不可忍也，其餘的事情，他什麼都可以作了。這一樁事，是指的八佾舞於庭，這一樁事情他都忍心去作，其餘的那一樁事情，孰是那一樁事情，他不忍心作。換句話，這種事敢作，其他什麼罪惡的事情，他都會作，都不在乎了。這話說得很嚴重，在古時候講犯禮，

就現在來講就是犯法。而且這個法還不是普通的，等於現在國家，犯了憲法一樣，那可不得了的事情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，這兩句話，就季氏這一方面來講。

古人還有另一種講法，就是說季氏他用八佾舞於庭。當時魯國的君臣，指魯君和朝廷裏面那些大臣，看到季氏這樣的侵犯了禮，等於是現在犯了國家的憲法一樣了。季氏這種忍心作的事情，大家都能容忍他，不管他。這個忍是容忍的意思，對於季氏這一樁事情，都可以容忍他，其餘的事情，那樁事情不可以容忍他。後面的話含蓄啊，他現在侵犯這個禮，這是第一步，再進一步的話，弑父、弑君都可以作了，別的什麼事情都可以作，所以說孰不可忍也。一層一層想，那後面說得很嚴重了。這種犯這個禮，古人注解叫作僭分，僭是僭越的僭字，就像那個潛字，潛龍勿用那個潛字，左邊三點水換個人字邊，那叫僭，僭分，僭分就是不守本分。在古時候，像季氏這樣僭分，那可不得了的事情。今日之下，要講僭分，那可多了。所以雪廬老人，過去在講到這一章經的時候，他特別強調，我們學這一章經，不是只把孔子批評季氏這樣僭分，把這個事實看清楚，孔子批評他這種是可忍也，孰不可

忍也，你研究明白了，到此為止，不夠的。我們要研究這一章經，雪公就特別說了，我們今日之下，也不是那個時候君主時代，那就要看，古時候講禮，現在講法。講法，無論是普通的法律，是國家根本的大法，他如果說對於這個法有一些不尊重，這就是跟季氏、八佾舞於庭是一樣的。

再說我們脩道的人，更要注意了。我們脩道的人，為什麼要學中華文化，為什麼要學這個《論語》，學了《論語》對於我們學道，非常有用。比如說印光祖師就講，我們學道的人，必須要「敦倫盡分」。敦倫是什麼，就是五倫。在家庭裏面，夫婦、兄弟、父子三個倫，就是天倫。天倫當然要敦厚，敦就當厚字講，敦厚。把這個天倫關係引伸到社會上，君臣、朋友也要敦厚。君臣、朋友都是道義之交，都要講敦厚。所以印光祖師講，學道的人必須敦倫盡分，這個才能夠把道學得好。盡分，從這個五倫敦倫盡分來講，我們在家裏面，父子關係、夫婦關係、兄弟之間的這些關係，固然跟對方都是一定要以厚道待對方。兒女對父母當然要厚，父母對兒女，那天性不必說，自然會厚，比待任何人都要厚。兄弟、夫妻都是如此，這是

講對待一方面來講。

講到更深一層，就自己個人脩養，也要盡分。雪公過去曾經舉古代有一個高士，有個很高尚的讀書人。叫作黔婁，平常一切作人盡到自己本分。黔婁，他這個人在魯國，他本來是齊國人，魯國的國君想聘請他作相，就等於後來的宰相一樣。齊國的國君也想聘請他作一個卿大夫，他都不接受。他看那個時候，每一個國家都很亂，他不願意出來作事情，家裏當然不很富有，家裏很貧窮。貧窮就是守著自己貧窮的本分，當他死的時候，窮到什麼地步呢？家人用一塊布，把他的遺體蓋都蓋不起來，蓋了頭上那腳露出來了，把腳蓋起來，頭又露出來了。後來有人說，這個布正著蓋的話，蓋不起來，把它斜過來蓋，就會蓋起來。比如說這個四方的，無論橫的、長的，蓋不起來，一斜過來，上下兩個角就可以了。別人有這麼建議，但是黔婁的太太說了，她說黔婁在世的時候，作人是一本正經，規規矩矩，絕對不會有所偏的，他死了之後，用這個布料過來給他蓋，他會死不瞑目，他太太都知道，蓋不起來就蓋不起來，這個布不要斜過來。你看看古人講到盡分，盡到這種程度。

所以學中華文化，學的是什麼呢，就從古代聖人賢人那一些隱士，他們那種操守，那種本分，學聖人一定能夠學得成功。在今日之下，我們大家都學佛、都念佛，我們一個念佛的人，平常待人接物，我們自己的日常那些脩養，都這樣學，你想想看，無論任何人，他能夠這樣學，絕對能夠成就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個淨業一定能成就。平生就這樣學，就把往生的這個淨業——淨土宗的大業，就在平常自己造成就。造成就以後，到壽命終了的時候，這個淨業一感應，阿彌陀佛就來了。平常沒有造就這個淨業，別說感，就是阿彌陀佛來，自己業障在那裏障礙了，自己也看不到佛。我們現在是講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講的跟佛法是一樣的，孔夫子在壽命快終了的時候，一個星期以前，作夢就夢到了。夢到以後，早晨起來，他的門就是對著泰山，他就作了這個歌「泰山其頽，哲人其萎。」手裏拿著拐杖，非常逍遙自在，七天之後就離開人世了，聖人這樣。後來讀書人照這樣學，壽命終了都是如此。

我小時候在故鄉、在大陸上，我們看見教私塾的那些老先生們，後來他們到壽命終時，怎麼呢？在幾十年之後，我從臺灣回去，聽到他的媳婦講，他這位老先生

壽命終了的時候，自己洗洗澡、換換清潔的衣服，坐在椅子上面，把他的兒子孫子召集來，吩咐吩咐，交代完了，就這麼斷氣，真是有這種工夫。有這種工夫，儒家他就可以知道，這一生是到人間來，學儒也弘揚儒家的道理，他再一轉世，必然的還到這個人間來，還是學儒來弘揚這個儒道。這就跟佛法普通法門一樣，他生生世世到人間來，上求佛法下化眾生，是普通法門。而且普通法門學得好，他自己知道。

但是我們學淨土念佛法門，到人世間來，你工夫不到，都要接受人世間這些苦惱，假如工夫到了，那沒有問題自己知道。工夫沒到，自己很苦惱的。所以還是求其當生就能成就，到極樂世界好。我們現在學了《論語》，就等於學了佛家的這個普通法門，我們學《論語》能結合念佛，那就非常可靠，這叫盡分。盡分是除了在五倫之中，各盡其分，就是印光祖師講敦倫盡分，我們個人脩養，任何事情都要盡分。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」，一個學儒家的人，你是在富貴的這個地位，你就要行乎富貴，怎麼行乎富貴，孔子講富而好禮。富而好禮，很富足、財富很多，禮什麼呢，禮就是要救濟那些需要的人，還有對待一切人，不要因為自己很

有錢，對人家驕傲，不可以的，這都是好禮。你是一個大財團的董事長，財富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，你就對看到街上一個乞丐，你也尊敬他，這就是富貴之人，他自己不感覺是富貴。貧賤之人，他也是行乎貧賤，守著自己的貧賤，你叫他去偷人家東西，或者是任何不合理、不合道理的這個財富，你叫他收，他不接受。就像那個黔婁一樣的，他本人固然如此，他的太太也是那樣，到死的時候，連蓋這個遺體的一塊布料，叫她斜放一下，都不肯斜，盡分就要這樣盡法。那我們學道，一定能夠學得成就。

所以這一章經書，歸結到我們在人世間辦事情也好，脩道也好，都要盡分。一個不肯盡分的人，無論是貧賤是富貴，一切都完了。貧賤還不會造什麼業的，富貴他不能盡分，就像季氏一樣的，那就僭分了。僭分就是古時講僭禮，現在講犯法，那種法律他都可以犯，他不在乎。這一章書講了，你照這樣研究，研究的時候，我們學的時候，看人家，我們學道的人要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，就看他能不能夠盡分，就辨別他是不是善知識。再我們自己，最重要是自己在脩行，我們時時刻刻

檢討自己，是不是這樣盡分。自己處處都盡分，在脩道方面，自己感覺到，我在道業上面一直學，我就能得到法喜。就儒學來講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，時時刻刻得到喜悅。如果說你遇到有一樁事情不能夠盡分了，自己感覺是要恐懼。佛法講的菩薩畏因，畏因就是自己起了一念，這個念頭是不盡分的念頭。這個就自己要心理恐懼，一恐懼之下，就把那妄念打消，這樣作的話，是真實的在脩行。平常這樣真實脩行的話，到壽命終了，一切障礙都沒有。不但在臨終的時候沒有障礙，我們就在平常，在社會上作任何事情，也沒有障礙。所以盡分兩個字，這一章經，雪公告訴我們必須從這裏去學。從這裏學就可以替我們解決任何問題，也認識一切人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」奚取於三家之堂。

現在請翻到九十頁。三家就指的魯國的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，這叫作三桓的子孫。三桓就是魯國的魯桓公，孔子寫的《春秋》，開始於魯隱公，然後魯桓公，這個三家就是魯桓公的庶子，三家都是卿大夫。這個季孫氏前面講過了，他是魯桓公正夫人的第二個兒子，所以他在三家之中是領導者，他是大宗。這三家他們以雍徹，三家者其實就在季孫氏所設立的，祭桓公的一個家廟，就是桓公廟。季氏祭這桓公廟，其餘的孟孫氏、叔孫氏都來一起在這裏祭。祭的時候，雍徹是什麼呢，〈雍〉是《詩經》裏面一篇詩，九十頁這個注解裏面就講，《詩經》有風、雅、頌，頌是對於祖宗歌功頌德的那個頌。〈周頌〉裏面有一個臣工，裏面有一篇詩，這一篇詩就是後面孔子講的，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」相維辟公是什麼呢，相是天子來祭祀宗廟，辟公是那些天下各國的諸侯，都來陪祭。天子穆穆，在那裏神情很溫和、而又肅靜的，這叫穆穆。孔子說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是周天子祭祀宗廟。

「奚取於三家之堂」，你三家之堂來祭祀桓公廟，天下諸侯，那一個諸侯來陪

祭，這不是笑話嗎。孔夫子說得很幽默，你三家之堂在雍徹，徹是祭品祭完了之後，把那個祭品撤下去。然後一面唱〈雍詩〉，一面撤那個祭品。所以孔子講合乎那一條啊，你季氏祭家廟的話，那一個諸侯來陪祭呢。僭分僭到這種程度，孔子沒有那樣說。說這奚取於三家之堂，奚當何字講，三家之堂何取啊，你怎麼用得上這個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你取不到的、用不上的。

○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。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

請各位看九十二頁，這個禮樂，無論辦政治、脩道，都非常重要。孔子主張用禮樂來辦政治，用禮樂來教育一切人。至於學道、學聖人、學賢人，那更是要從禮樂上來學。但是這個禮樂，都要以仁為根本。如果說只講禮樂，不講這個仁的話，只有禮樂的形式，那這個政治、教育、脩道都沒有實際的用處。必須講禮樂都是要重視以仁為本，懂得以仁為本的話，比如說講這個禮，禮的根本在那裏呢，就是對一切人都要尊敬，對一切人都要讓，就是禮讓。凡是與人家有利害關係的時候，自己就要讓步，不能跟人家爭，這就是禮。這個禮讓、尊敬，就是從仁來出發的，仁是什麼呢，仁是處處替人家著想，不要講究本位主義，要處處同情人家，來關心人家。自己要尊嚴、要人家尊敬，必須要尊敬他人，敬人者人恆敬之，如果自己不知道尊敬別人，而只叫人家、來要求人家尊敬自己，這個辦得到嗎。這就是從仁上面來處處講禮讓、講尊敬人家。

講求這個樂，更是如此。音樂，構成音樂有基本的音，宮商角徵羽，它是配合

五方，東西南北中。配合四時的，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這四時有季節與季節之間的，那就是中。顏色有五色，青黃赤白黑。吃的飲食、這個味道有甜酸苦辣鹹。在人的身體方面有五臟，心肝脾肺腎。領導五臟，叫五臟正常的在那裏運轉的話，就是仁義禮智信。這個好的音樂，五音裏面，就是每一個音發揮自己的功能，對於別的音，它不侵犯，這就跟禮一樣的，互相尊重。

講到樂器，音樂除了聲樂，除了自己唱以外，還有樂器來伴奏的。樂器演奏古代有八音，八種樂器。匏土革木絲竹等等，這八個音。五帝時代，舜帝就講過，無相奪倫，八種樂器在演奏起來，每一種器就發揮它自己的功能，不要把自己的音聲，侵犯了其他的音，其他樂器的音聲，要互相配合起來。所以這個樂，一個好的音樂一演奏起來，可以叫人家身心舒暢。一個人的身心舒暢，就是《中庸》所講的中和，養就中和之道。養就中和之道就能夠率性，就能一步一步的明心見性。最顯著的例子，一個人經常是在中和的那種境界，心裏很快樂，身體也很健康。這就是合乎一定的規矩，就是有這種好處。這種音樂跟現代的不同，現代就是特別，唱歌也好、

奏樂器也好，唱著唱著、或者奏著奏著，特別的怪音出現了，那種不平和特別的音調出現了，那就把人家的心理，拉到不正常的一種狀況上面去，那種音樂要不得的。在古代也有，古代叫作鄭衛之音，孔子就曾講放鄭聲，那是鄭國的音聲，那個音樂就不合乎好的音樂，孔子不要。那種壞的音樂，就是壞人心術，聽多了心理也不好，身體也受害了。

所以在這裏講，一個「人而不仁」，不仁的人，只有自己而不顧他人，這叫不仁，這種自私自利的人，對於一切人沒有同情心。這個他就是講禮，「如禮何」，他就是學禮，何是奈何的意思，就是學了禮又有什麼用處。「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」一個人他沒有仁，沒有仁的脩養，他就是學樂，樂學得怎麼樣，這個樂對他來講，他也學不到，再好的音樂對他也無可奈何。如禮何就是這種禮、這種樂，對於這個不仁之人，感覺到無可奈何，無可如何了，那就糟塌了禮樂。實際上，他也只學了禮樂的形式，禮樂的內容完全沒有。所以這種人，學禮永遠學不到。就是學那個形式也學不好，沒有用處。因此我們講到中國純正的國樂，大家現在有的時候，看到

某個地方舉行國樂欣賞，你可以聽聽看，那是好。在佛家道場裏面，唱的各种讚，那是梵音，梵音也是跟國樂一樣，非常好。一聽到那個梵音，或者我們一聽到那個純粹的、美好的國樂，心就能夠清淨、安靜下來。這跟現在電視裏面那種音樂不一樣，那種音樂一聽起來，心理絕對不能安靜。心理不安靜，你叫他身體好，怎麼好啊。所以孔子在這裏說，辦政治要用禮樂，辦教育要用禮樂，學道更要禮樂。禮樂的本質，根本的就是要講仁、要學仁。對一切人要尊敬，要禮讓人家。無論是禮、是樂，都是這樣。

學這一章經，各位很多都在學校裏當老師，你要把這個教給學生。你不要教學生，你到外面跟人家爭，一開始就跟人家爭，不要輸了，那樣教學生，學生沒有什麼快樂，你要教他處處禮讓，處處跟人家和諧相處，自己用功讀書，把書念好。書念好了，自己不必跟人家競爭，念到什麼程度，得了多少分數，不必跟人家比較。你能夠這樣教學生，你就真正是個好的老師。跟你學的那些學生，他一生之中都是快快樂樂的，在這個人生之中，他是最大的享受，他要有你指導能夠學道，那更不

得了，那道一定學得好。大家有興趣從事政治，也是這樣辦政治。不可以像現在，要競選的時候，把對方罵倒了，把對方打倒了，自己勝利了，那不可以這麼作。學道那更是這樣講，更要講究仁。學佛講慈悲，慈就是仁，仁慈。在佛法講慈，在儒家學術就是講仁。在學的時候講慈悲，學成功的時候還是慈悲。成始成終，都要講慈悲。

孔夫子已經是聖人了，他到人世間來，作的什麼呢，教育。他辛辛苦苦的在魯國，後來周遊列國，就是仁慈，看見天下大亂，天下大亂根本的原因在那裏，天下人不懂道，不懂禮樂之道，不懂得互相讓人家、互相尊重人家，所以鬧得天下大亂。在跟人家爭奪的時候，處處造的惡業，惡業造了之後，儒家不講六道輪迴，不講墮地獄，但是實際上，你好好研究孔夫子的學說，造了惡業會墮地獄的。孔子在《周易繫辭傳》裏面就講，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。」這個遊魂，人死了之後，這個靈魂到處遊蕩，變來變去的，他在人世間造罪惡的事情，一死了那個靈魂，他就是跟地獄道相投合，他就到地獄裏去了。那個業、他在人世間造的業，跟地獄業相同，

到死的時候，自自然然就墮落到地獄。在人世間作事情鬼鬼祟祟的、鬼頭鬼腦的，到死了之後，靈魂就到那個鬼道裏去了。在人世間作的事情，作的不是人的事情，是畜生事情，死了之後，他不到畜生道，到那裏去，儒家也是講這個，跟佛法是完全一致。

所以我們講這一章，孔子的話，講得很和氣的、很和平的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。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禮樂沒有學，學不到，人就作不下去，不能成為人了。這樣研究，就覺得這一章經書，講得很嚴肅的。我們學聖人，就是根據孔夫子的話，我們自己日常脩行，待人接物的時候，千萬不可以想佔人家便宜，想損害人家。我們寧可自己吃一點虧，不可以讓人家吃虧。這就開始學仁，就是這樣學法。這一章經，編輯《論語》的時候，編在這裏，前面就是講季氏，古人注解也說，很有意思的，藉著講這個人而不仁，來譏刺季氏八佾舞於庭、三家者以雍徹，合禮嗎，不合禮呀。禮樂都不合，所以古人注解也講，這講的就是季氏，那樣違犯禮樂。

○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

下面這一章在九十三頁，林放這個人，根據鄭康成注解，他說是魯國人。又有古人注解，程樹德在《集釋》裏面，引古人的注解，說林放也是孔夫子的弟子。林放在這裏問「禮之本」，他向誰問，向孔子問，問孔夫子。問孔夫子禮的根本在那裏，既然孔夫子主張用禮樂辦政治，用禮樂來教育，用禮樂來脩道。那麼他就問禮樂，禮有禮的形式，禮有禮的根本，所以他問孔子禮之本。「子曰」，孔子就說，「大哉問」，大哉就是你這一問，問得很大，很讚歎他這個問。

下面就跟他講「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」這個禮在古時候有五種，一個是吉禮，什麼是吉禮呢，比如說祭祀的時候，祭自己的祖宗，祭祀叫吉。為什麼吉呢，祭祀祖宗就是不要忘記祖宗，由祖宗一代一代的，才有自己的父母，有父母才有我們這個生命。所以我們講求作人之道，一切對於我們有恩德的人，我們都不要忘記，我們都要回報他。漢朝的韓信，在少年貧窮的時候，飯都沒得吃。河邊那個漂母，洗

織布的紗，就等於現在洗衣服的女子，有時候就拿一些菜飯飲食給韓信，讓他能夠生活。後來韓信得了志，劉邦用他作大將，錢多起來，用千金來報漂母，所以歷史上講，韓信受一飯之恩，還要用千金來報漂母。那我們人受之父母的恩德，沒辦法計算，所以人對於父母在世的時候，要好好的盡到孝道，奉養父母。父母死了，不在世的時候要祭祀，祭祀就是不忘本要報恩。不忘本，這個人厚道，厚道之人才有福。所以祭祀祖先的時候，為的是不忘本，這就是孝道，他才有得到福，因此這叫吉禮，叫祭祀。凶禮呢，就是喪事。還有是軍隊的軍禮。賓禮是國家對外的外交關係，叫賓禮。嘉禮就是結婚的婚禮，作壽拜壽的壽禮，這都是嘉禮。一共五種禮，五種禮在這裏講，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

「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喪禮就是凶禮，除了喪禮是凶禮以外，其餘的那一些禮，與其奢也，寧這個造句法，上下兩句與其、寧可或者是寧願，這上下兩句是因果關係，或是條件的關係，也就是比較，與其奢侈，寧願節儉。這兩種讓你選擇，一個是奢侈，一個是節儉。孔子說，與其是要選擇奢侈的話，那我寧願選擇節儉。

古時文言的造句，這個句子的形式與其、寧願，上下兩個句子。為什麼孔子講一個奢一個儉，寧願選擇儉呢，因為這個奢侈，處處要勞動人家。行禮無論是祭祀這個吉禮，無論是軍禮、賓禮、嘉禮都要恰到好處，不要過分。過分了，那就是勞動大眾，說不定引起了很多那些不好的後果。

你拿現在來說，外面交通這麼亂，要有什麼禮，你要廣邀遠近的、國內、國外的，都把那些人都邀來，人家從國外坐飛機回來，就在臺灣從南部、北部都要趕來，什麼時候遇到交通事故，不敢說，誰保險。你這個汽車在高速公路上，火車在鐵軌上，或者坐飛機在空中，這個都是。我們人一出門，這個不可預料的事情，多得很。所以孔子講，與其奢也，一切事情鋪張、奢侈那樣作事情，不如儉好，節儉一點。節儉與奢侈這兩個，都是不合乎中道的，合乎中道就是恰到好處，但是比較起來，節儉比奢侈好。節儉是不要勞動大眾，你有什麼事情，有什麼禮的話，請一些至親好友就好。

「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遇到喪事、就是父母之喪的時候。專門提出喪事來，

與其易也，寧戚。與其易，古人有兩種講法，請大家翻開九十四頁，先講包咸的注解，在九十四頁的第八行，第八行包咸的注解，易是和易，和易是辦的事情很和順，很有條理，叫和易。哀是什麼呢，哀是哀戚，這是孔子講的。遇到父母之喪的時候，作一個孝子，他要按照這個禮，有條理的、心平氣和的、順理成章的在那替父母喪事來辦理，這樣的話，孔夫子看不如哀戚，戚就是哀戚。你研究一個孝子的心理，父母死的時候，孝子還有心思、心平氣和的來辦理喪事嗎，他那個心理就是痛苦哀戚，什麼事情也不管，也沒有法子管其他的事情。與其易也，寧戚。哀戚才是一個孝子，在父母死的時候，他的良知良能自然流露出來的表現，這是真實的一個孝子，對於父母去世的時候一種表現。如果說是易、和順有條理的辦，那就不合乎那個孝子自然流露出來那種哀傷，與那個理性相違背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

還有一種講法，朱子講。朱子講這個易是什麼呢，他舉出孟子講的一句話，各位看看這個九十五頁，雪公講義裏面說出來了，《集注》就是朱子《論語集注》，他引用《孟子》有一句話，《孟子》〈盡心篇〉裏面說了，「易其田疇」，孟子講這一句

話，下面還有一句，「薄其稅斂」，薄是很微薄的，稅斂，斂是收斂的斂，把這個稅斂、收稅的盡量減少，不要那麼重的稅、賦稅。田疇呢，要指導農人好好的治理這個田。朱子就引用這一句，易其田疇這個易字，根據漢儒趙岐的注解，易字當治字講。治理就是怎麼樣把田、耕田的這個田，包括播種、插秧、除草，這都是治，把這個田治好。這一句話，引用在這裏解釋易字，也可以。但是下面這一句，他沒有引用出來，下面一句《孟子》是講，是教當時那個辦政治的人，你一方面教農人把這個田耕種，耕種得很好，再呢，你對於農民那個稅賦、稅收要減少。下面這一句，朱子就沒有引用出來，所以單講這一句還可以，但是連帶下一句講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雪公講，《集注》引《孟子》易其田疇一句尚可，還可以講得通，其下就不貫，其下就指的那個薄其稅斂，薄其稅斂是講求國家稅收的，向農民徵收田畝稅的。那你在這裏就是貫不去了，就講不通了，所以雪公講其下不貫，則費解了，就很不容易解釋了。因此他老人家主張，就用包咸的注解，講和易，這樣解釋很好。

那就是說，當一個孝子在他父母去世的時候，在辦理喪事，在五禮之中就是凶

禮，與其那樣和順有條理的，辦理父母之喪事的時候，就不如、就寧願在那裏哀戚。在那裏哀戚，自己什麼不管，喪事由家裏其他的人來料理，就是在禮上面有一些、形式上面有什麼不足的地方，人家也不會見怪，人家也原諒孝子這種孝道。因為哀戚才是一個孝子自然流露的那種盡孝的孝道。要是易的話，在孔子看起來，那不是真正的盡到孝道。

這一章孔子教人家學禮，是這麼個看法，是這樣學法。所以林放問禮之本，孔子開始就讚美他這個問，問的是一個偉大的問題，然後就跟他講，一個奢一個儉。包括除了在喪禮之外，其餘的禮，都要寧願採取儉，比這個奢要好。雖然這個儉也不是合乎中道，但比那個過分的奢要好。在喪禮的方面，兩者選擇，孔子寧願選哀戚。哀戚是孝道，孝悌之道是仁的根本。仁的根本就是禮的根本。奢與儉，為什麼要節儉呢，處處想到別人，不要因為自己在舉行這個禮，勞動大眾，讓大眾接受、遭遇不可預料的那些後果，這就是人的仁心在那裏考量，這是禮之根本。

○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

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第九十六頁，第一行經文。這一章就是兩句話，先說說夷狄與諸夏。「夷狄」是古時候東西南北，在中國以外的那些外族，每一個方向都有他們的一個名稱，這裏只拿夷狄這兩個字，代表四方的那些外族人。還有夏字，夏這個字，照《說文解字》講，夏是什麼呢，「中國之人也」，是中國之人。夏這個字，我們楷書是這樣寫法，篆字它上面那個是一個首字、是一個頁字，這個也是頁字，這個篆字寫成功，就像一個人的頭，在兩邊是兩個手，下面是腳。有頭有手有腳，這是個人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，因為夏字代表中國人，當然中國人不是從夏朝開始，三皇五帝開始就有了，但是藉用這個夏字。中國從伏羲氏一直到後來，這個教育都是教人家學作聖人，學作聖人開始就要學作一個正常的人，一個正人君子。所以這個正人君子就要學作人之道，所以這個夏字，它就是一個人字。必得學中國文化，才能知道作人之道，怎麼樣學作一個健全的、有人格的人。所以這個夏字，我們這樣認識它。後來講「諸夏」，諸夏在春秋時代，就是孔子那個時候，那時還

是周家的天下，周家天下有周天子原來封的各國的諸侯，很多。凡是那個時候，在中國境內的那些各國的、屬於周家所封的那些國家，都叫作諸夏。就各國來講是諸夏，整體來講就是周家的天下。

孔子在這裏說，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這個亡當無字講，讀也讀無字。在那個時候，就是春秋時代，各國的政治都很亂，有的弑君，有的雖然還沒有弑君，國內那些大臣子，分別掌握了政權，不把國君放在眼裏，所以那時候政治很亂。孔夫子講這兩句話，意思就是說，夷狄之有君，在中國以外的那些外族，他們那些夷狄都還有他們的首長，他們的首長就是他們的君主。不如諸夏之亡也，不如就是不像，不像諸夏、中國各國的，亡是無君，不像諸夏這些國家沒有君主。

這個怎麼說呢，諸夏那個時候，齊國、魯國、晉國、秦國、楚國，那些大國家都有君主，為什麼說沒有呢，有君主等於沒有君主。所以是夷狄還有君主，不像諸夏，都沒有君主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中國自古到孔夫子那個時候，都講禮樂倫常。禮樂倫常從伏羲氏發明《易經》、畫八卦，裏面就有倫常，就有人倫的道德在其中。

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這五帝，到後來夏商周三代，那叫三王，從五帝三王一直都講禮樂倫常。到了周家、到春秋時候，雖然還有周天子，各國也講禮樂，可是禮樂只講形式。你看這個魯國，〈八佾〉這一篇，開始就是八佾舞於庭，那就是違背這個禮，所以不講禮樂。倫常，在那個時代，臣弑君、子弑父，弑父、弑君那時候都有。所以孔夫子說這兩句話很感嘆，感嘆那個時代，那個時代雖然是不好，究竟還是少數。

在今日之下，各位看看，那天沒有殺父母的。古時候有殺父母的，但是父母殺兒女，在春秋時代，孔夫子好像還沒有提到，歷史書上也沒有記載。為什麼呢，父母愛護兒女，那真正是天性，他自然的就是那樣愛護他的兒女。那現在怎麼呢，你看臺灣，有那個父親欠了債還不起，帶著兒女一起自殺了，或者母親也是。這種倫常演變到這個時候，怎麼會有這樣。人人都有聖人的本性，聖人的本性，就是《孟子》所講良知良能，誰都有良知良能，之所以現在發生、出現這些現象，就是沒有把聖人的教育用出來。雖然是各級學校講這個教育，但它都是採用西方的功利主

義，不講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，不講禮讓、報恩，不講這個。因為這樣的關係，作兒女的，沒有得到聖人的教育給他啟發，當然是殺父殺母的很多。父母殺兒女也是，雖然是有天性，有聖人的天性，也要聖人的教育來啟發。沒有聖人教育啟發，他把那個良知良能、也把它喪失掉了。

這樣的結果，剛才講的夏字，夏是中國之人也，《說文解字》這一句話很重要，就是中國之人也。中國怎麼呢，中國自古以來，就是受到聖人的教育，他要作人，作人首要的就要倫常，講倫理道德，講不但對於父母、對於一切人，凡是給我們一些恩德的話，我們都要報答人家，要報恩，這是中國的文化，也必須這麼講。能夠這麼作，才算是夏字，才稱得起一個人。這個人是各國、外國都是人，所以《說文解字》裏面講，中國之人也，這是中國人，中國人受到古代聖人的教育，這才算是人。沒有受到中國教育的，雖然具備人的形狀，那個沒有人格，那不算是人。

孔子講這兩句話，可以想到孔子那個時候，看見春秋時代，他只講各國政治上君臣的事情，民間道德還是很深厚的。孔子講這兩句話的意思，一則是對於那時候

的、那種時代感覺憂慮。就是因為這個關係，孔子才是有教無類的要教育，孔子到世間來就是要辦教育，要救人，使人在人世間、在有生之年，沒有危險，身體、心理都很安全的話，必得要受孔夫子這個教育。孔夫子在那個時候，就拿聖人的教育，來教育各國的君臣，以及天下人。所以一方面孔夫子那樣感嘆，一方面也非常積極的來教化一般人。

我們生在今日之下，我們看看全世界，都是講功利主義，功利主義的結果，就是父母兒女互相殺了。至於是一般人，一般人那更不必說了，你看外國那些，常常看到，一個人拿著這個槍，假槍也好、真槍也好，外國那個槍枝，不像我們臺灣還有限的，外國他隨便在那裏，可以買到這個槍，買了槍之後，到了校園裏面，對著那些無辜的學校老師、學生，就拿著槍掃射，不是經常在報紙上看到的嗎。這就是講功利主義，不講道德教育，後果就是這樣的。

因此在今日之下，我們不要認為現在社會上，都是不講《論語》了，不講中國文化，他們說他們的，我們學孔夫子。我們身為中國人，是聖賢的後代，看見這個

時代這些，我們無能為力，能夠盡到一分力量，那就是我們自己好好的把《論語》、包含這個五經，好好的學，學了一則自己處在這個亂世，自己要能夠保平安。除了自己以外，我們的兒女、子孫，也要他們能夠得到平安，不要受這個時代，這樣的處處是危險，在有生之年是這樣。到了終極的目的，就是學作聖人，學作聖人，就是把生死問題解決了，了生死。中國文化，大家不要相信宋儒講的那些話，宋儒把中國文化講成世間法。我們在這裏研究《論語》，就直接研究孔子所講的道，把孔子所講的道，由世間法貫通到出世間法。因此我們把這個書研究好了以後，照著孔子這個話，他講的這個道，我們去用工夫、去實行，我們自己，以及我們的兒女，再對於我們周圍有緣的人、親戚朋友，一切有緣的人，我們大家都能够在有生之年，不受時代的這樣傷害，不受陷害，我們自己能夠一切平安自在，這一生壽命終了，我們可以有一個出處。到那裏去呢，去處就是結合佛法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就是不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學普通法門的，或者只是學儒的，也沒有問題。只是學儒的話，這一生老老實實的，照孔夫子的話這樣學，這一生固然是平安自在，再下一生，我們有信心，仍然再到人世間來。到了人世間來，還是一樣的，他生到

積善之家，決不會生到那些專講功利主義，專門講貪贓枉法的那些家庭裏面去，不會生到那些家庭裏去。生到一個積善之家，可以繼續來學儒、學佛，有這個好處。所以我們懂得這個好處以後，千萬不要聽信現在一般人的講法，他是他們的知見，他是受到那些邪知邪見人的宣傳，那些人實實在在說起來，就是佛經所講的可憐憫者，是可憐憫的人。

這一章書，我們要了解孔夫子感嘆的心理，他雖然這樣感嘆，他對於教化一般人，比什麼都積極。因此我們學孔夫子，我們在這個時代，我們要更加、要積極的來自己學，學了之後，自己要教化別人。這在儒家講的就是君子儒，君子儒不是獨善其身，而要兼善天下。比照佛法來講，就是學菩薩道，菩薩道自己度化自己，同時要度化天下人。果然我們這樣學的話，孔夫子講這兩句話，那我們當下就能受益了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。對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嗚呼，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。

請看九十七頁。前面那一章，我只選擇正確的講法，還有別的講法，各位看《講要》裏面也有，自己看，那就不必再講了。這一章是講季氏，季氏是魯國三家卿大夫其中的一家，他是在三家卿大夫之中，掌握了政權最重的一家。他呢，旅於泰山，旅是一種祭祀的名稱。古時候，天子祭天下有名的大山，就叫作旅。全中國有名的大山叫五嶽，東嶽泰山、西嶽華山、南嶽衡山、北嶽恆山、中嶽是嵩山，五嶽泰山是最重要。因此天子要祭、常常要祭泰山。天子祭泰山叫作旅。現在季氏是魯國的一個卿大夫，他來祭泰山。這是非常的違背禮，違背禮就等於現在國家違背了法，違背法律。在古時候祭泰山，天子祭，天下這些五嶽都可以去祭。但是各國的諸侯，他可以祭他國家之內的這個五嶽。比如說魯國、齊國，在魯國的境內有泰山，齊國的境內也有泰山，這個泰山很大。所以魯國的國君，齊國的國君，都可以在他國家之內的這個泰山、這一部分，他可以祭，祭他國內的泰山。這個季氏不是國君，他

是一個大夫、大夫之家，他來祭泰山。

第一句，「季氏旅於泰山」，季氏要祭泰山。「子謂冉有曰」，子是孔夫子，就對冉有說。冉有這個時候，是在季氏家裏作事情，是季氏的家臣，就是在大夫之家裏作事情叫家臣。因此孔夫子就對他的學生冉有說了。「女弗能救與」，在經典的女字，就是當汝字，跟汝字是一個字。我們現在學的汝字，在左邊加了三點水，經典裏面就是個女字。我們了解這個字之後，我們讀的時候讀汝，汝就當你字講。女弗能救與，弗當不字講，你不能救嗎。救是什麼呢，就是勸告勸告季氏，叫他不要祭泰山。孔子就告訴冉有說，你不能去勸告他，叫他不要祭泰山。救就是古人講是當止字講，勸告叫他止、不要去作，就是挽救的意思，你不能挽救嗎。「對曰」，冉有就對孔夫子說不能，我勸告也沒用，他不會聽的。這時候孔子一聽就說，「子曰：嗚呼」，就感嘆。「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」。曾這個字當豈字講，豈有此理那個豈字。謂就是說，泰山是泰山神，天子為什麼要祭泰山呢，祭泰山的神，不但五嶽，那個高山都有山的神，山有山神，古老的樹木，也有樹神。所以泰山指的是泰山神。不如林放，林

放曾經還問禮之本，曾經問禮的根本是什麼。孔夫子很讚歎林放，所以在這裏講，季氏要祭泰山，再有說不能夠挽救，也不能勸告他。夫子這一看，你看聖人講話，也不批評季氏，也不講再有了，都不必講了，他就講泰山了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，那就是說，林放還知道問禮之本，他都懂得禮。泰山那是個神，他應該比我們人要高明多了，神明，他比我們人明白多了。既然神明比我們人要明白多了，像季氏這樣違背禮，去祭這個泰山神，泰山神接受不接受呢。我們一個普通人，懂得一點禮的話，都知道無功不受祿。一個神，那個不合禮的去祭祀，那神能夠接受嗎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，曾當豈字講，謂是說，曾謂泰山，豈可以說泰山之神還不如林放。這就明白了。那意思就是說，既然泰山之神，比一般人都明白，那季氏這樣違背這個禮，去祭祀，泰山之神決不會接受他的。不會接受，那這個季氏去祭，不但得不到好處，得不到福報，反而是得了很多禍，災禍會有的。

所以前面，你看女弗能救與，這一個字含義很多，不能夠只看古人注解，把他勸告、勸止了，孔夫子講這個意思，如果說是季氏旅於泰山，祭泰山，不但得不到

祭祀所得的福報，反而得了這個災難的。你再有如果能夠把他勸告了，讓這個季氏不要去祭祀泰山，他就不去祭，那他後來的災難，就是不會有了。換句話說，你能夠把季氏勸告他，他不去祭祀，就挽救他後來的災難。這裏這樣講法的意思又深了，孔夫子不但對待一般人是那樣仁慈，就是對那些不講禮的人，在今日之下，就是那些不懂法律、違背法律的人，知法犯法的人，在我們一般人看，這樣很可惡，孔夫子看呢，不要厭惡他、不要恨他，反而對他還要存著慈悲心，希望能夠對他有所挽救。孔夫子這樣的心，我們要學。我們學孔夫子這種仁心，我們處在這個時代，對於那些知法犯法的人，我們不要仇恨他，不仇恨他，自己就不會受傷害。大家學佛，你知道，貪瞋癡，瞋恨是煩惱，瞋恨心一起來的話，自己就受傷害的。我們學孔夫子這個仁心，看見那些犯法造惡業的人，我們當然善惡要分清楚，是非要明白。知道他是一個惡人，但是我們不要仇恨他，反而要大家在念佛的時候，給他迴向迴向，讓他不要再繼續作惡了。這就是孔夫子講的，女弗能救與，能不能救呢，我們替他迴向，希望他不要再繼續造惡了，他能不能夠受到感動，能不能夠改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但是我們這樣發心，這是我們自己盡到心就是了。自己這樣盡心，再呢，我們

就要把孔夫子這種學術思想，凡是與我們有緣的人，我們有談話機會的人，我們跟他們說一說，讓他們認識惡人，認識是非善惡，但是要替他迴向，希望他不要再繼續造惡業了。這樣的話，對於自己、對於惡人，都有好處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子曰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

現在請各位看九十九頁這一章經，「子曰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」這個揖讓而升下而飲，古時候有兩種讀法，一種揖讓而升下而飲。飲有時候讀印，這兩種讀法都可以。一種就是揖讓而升下，而飲或者是而印。現在我們這裏，根據程樹德的《論語集釋》，就把這七個字一句念下來。一句念下來，在講的時候，有兩種講法，我們選一種講。這個爭字各位看看，上面那是個手，人的手，中間那一個也是個手，那個一直下了一個勾，表示一個東西。這個人伸一隻手來，那個人伸一隻手來，兩個人在抓這個東西，這叫爭、爭奪。儒家的學問，注重講這個禮樂，無論是禮、是樂，都不講爭奪。禮是講禮讓，禮讓的讓，跟這個爭是相背的。因此學儒最高的目的，就是要學聖人。學聖人，你不能說學聖人一下就成為聖人了，那有那回事情，一步一步的學。開始就要學個君子，君子就是作一個正當的人，所謂正人君子。正當的人，他不跟別人爭奪任何事情。他在世間生活所需的，只有憑自己的能力，取得了這個生活的資源。如果教他不付出自己

的能力，而想不勞而獲，跟人家爭奪，這種不勞而獲、想跟人家爭奪的，這就不是君子，所以說君子無所爭。孔子在這裏講，「君子無所爭」，就是不跟人家爭奪任何東西。要爭奪的東西多了，包括兩個字，一個是名，一個是利。君子不跟人家爭名奪利的，這一句是講君子。但是有沒有爭的時候，也有，「必也射乎」。如果說君子有所爭，必也就是對於一般人講，就孔子看，君子一定是無所爭，如果別人認為，你講的話也不盡然，這個君子無所爭，恐怕也有所爭吧。孔子就說了，你必定說君子有所爭的話，那是什麼，射啊，射是射箭，你要認為君子有所爭，那只有在射箭這一方面有所爭的。但是在射箭這一方面有所爭，那也不是普通的爭。射是怎麼爭呢，揖讓而升下而飲。

「揖讓而升下而飲」，這種講法、這種讀法，意思就是說，古時候射箭，有用在軍事上面，那就是作戰的時候用射箭，平時呢，在行禮的時候，比賽有射箭。比如說，古時候家裏養了個男孩子，養了個兒子，兒子養下來以後，過一個時候，由家裏的父母，他的親戚朋友，把那小孩子帶到門口，拿一張，用桑樹、用樹枝子，

把它作出像個弓一樣的那種形狀，再拿一個樹枝子，給這小孩子，叫他比畫比畫，作作射箭的樣子，這就是教一個男兒童，長大了之後，就要學禮。這個射箭就是學禮其中的一部分。在古時候考試的時候，有文方面的考，有武考。在文考的時候，就是作文章，武考那就是射箭。所以在古時候男的兒童，從小就讓他作這麼一個教育。這裏講正式的射箭比賽行禮的時候。在一個大的房屋裏面，射的一個比賽場所，大堂是在上面，從下面要從階梯上去，從階梯上去，到比賽場那個大堂裏面，再按照一定的禮，來實施這個射箭比賽。不但在正式比賽的時候，要求合乎禮，就是在升堂的時候，上下階梯的時候，都要講禮。

揖讓，揖是作揖。古時候有跪拜禮，有作揖禮、兩個手抱起來，兩手拱起來，作揖。作揖之後，讓對方，請他先上，對方也是請你先上。互相能夠揖讓，一方面作揖，一方面讓。升的時候要揖讓。比賽完了下來的時候，也是揖讓。飲讀印，就是把這個酒，拿給對方，讓對方來飲叫印，自己喝的就叫飲，所以這個字讀兩種音都可以。揖讓而升，這樣句法就是升堂的時候要揖讓、互相揖讓。下的時候，下而

飲，下來的時候來飲，那就是勝的、負的都要飲酒。但是勝的人要拿這個酒，遞給負的人，負的人就是被打敗的人，拿這個酒遞給失敗的人，請他先飲，就是下而飲。

揖讓而升下，而飲。揖讓而升下，就是在升堂的時候，也揖讓、也飲，互相飲了再上。揖讓而升下，而飲，那個而飲指升與下都有。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是單方指在下的時候再飲，這有兩種講法。兩種講法，現在究竟是那一個對呢？這古人注解也不一致，我們只能在這裏把兩種都介紹出來，而且現在比賽的時候也不這麼作了，也不行這個禮了。知道就好，不必細考，主要的意思不在這裏，主要意思是在揖讓。講義有兩種講法，讀呢我們就根據程樹德的那個《集釋》，七個字一句念下來。這一句是解釋必也射乎，君子一切沒有爭奪的，不跟任何人爭奪。你一定要有爭奪，那就只有射箭。在射箭爭是爭，他還講禮讓，所以揖讓而升下而飲。

「其爭也君子」，這一種爭，在舉行射箭比賽的時候，這種爭是君子之爭。這一種君子之爭，這一個爭字，跟上面君子無所爭，字雖然是一樣，但是含義不同。君子無所爭那個爭字，有爭必有奪的，必得把那個東西，從人家的手裏奪過來，那

才爭。其爭也君子，像射箭比賽的這個爭，不必奪人家的，自己只有訓練自己的能力。自己這一箭射出去，射得準，看後面講義，我們就知道了。重要的一點，你在比賽的時候，你平常把你的能力、射法，射箭的方法，訓練得很好，你一射出去，那個目標就能射中了。目標就是那個，這裏面有一個字，叫鵠。這個字有兩種讀音，一個是讀胡，鵠是天上飛的那個鴻鵠。在這裏當射箭那個目標、那個目的，那個字讀股，鵠的。鵠的比如說，現在射箭場那個軍事用打靶、靶場，靶場是用一個布，一個很寬的布，中間畫一個圓圈，圓圈裏面有一個點，那叫的，也叫作鵠的。那個時候，在射箭的時候，平常把自己射箭的能力，訓練得非常好，一發這個箭，就能夠把這個鵠的就能射中了，你只管訓練自己就好，不必要到射擊比賽的時候，那個人射箭不好，那個人作了很多壞事情，他祖上、祖宗三代作的都是見不得人的事情，你不必這樣罵人家。他跟你比賽，你只管你自己，憑著自己的能力就好，他勝是由他勝，你勝是由你勝，你罵對方有什麼用處呢。或者是你用種種方法，把對方打敗了，打擊對方，那也不需要啊。不必罵對方，也不必想辦法傷害對方，僅管自己、訓練自己能力就好，這叫作其爭也君子，這是君子之爭。

這種君子之爭，就不同於小人。小人在比賽的時候，想辦法讓對方那種能力用不出來，這個方法很多，小人的方法很多，在他射箭、在對方射箭比賽之前，用種種的方法，使他身體受了害，他比不了，小人陷害人的方法，你想不出來，他多得很，那是小人之爭。小人之爭，自己不培養，專門害人，把人家害倒了，自己就勝利了，這個是算君子嗎。我講的這個道理，這個廣泛得很，各位可以想想看。現在在我們這個時代，這個時代就是爭奪的時代，任何方面凡是有爭奪的時候，他不想自己能力如何，他首先就想到陷害對方，把對方害倒，自己就勝利了，這是現代人，都是這樣跟人家爭奪。

這一種爭奪法子是小人，就算他勝利了，勝利之後，前面孔夫子講的，女弗能救與，他這種勝利，別人勸告他也不聽，沒辦法挽救了。眼前得到勝利的時候，後果，佛法講因果，儒家也講因果，他後果是負擔不了，這樣害人作這些惡業，一失了人身必然要墮三途。就是沒有失人身，就還是有人的人身體，生命還在的時候，凡是非善惡觀念的人，都看不起這個人。你想這樣的一個人，他生在這個世間，

還有什麼意思。古人有一句話，「千夫所指無病而死」，千夫，有一千個人來指著他，某人壞東西，壞東西不是好人，在背後指他，這個人沒有病也會死的，他活不了了。死了之後到那裏去，不必講，在人世間都是被千夫所指，死了之後，他還想到人間來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，要還債。他在人世間用了種種的方法，把人家的利益權力名位，都奪來之後，下輩子不還嗎，這個後果太嚴重了，所以在這裏面要學的這個爭字，與不爭。

學君子，就是開始學一個無爭，君子無所爭，從開始學作人之道，一直到成就聖人、到了生死，都是在這個爭字上要注意了，必得要無所爭。學佛的人都知道，要放下，放下什麼呢，必須在社會上跟人家與世無爭。在世間與世要有所爭，你這個佛趁早不要學了。學了懂得佛法，一方面在世間跟人家爭，人家覺得你們學佛的人，他還這樣，連帶自己作的惡業，把這個佛門也敗壞了，造的罪業真大。我們學儒也是，學儒，如果我們把《論語》也背熟了，也可以講得出來了，我們還免不了，在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，人家一下就把我們都看扁了。看扁了以後，就你看，他還

是學《論語》、還教人《論語》呢，自己還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連帶《論語》人家也不想學了，這就造的罪惡大了。所以無所爭這一句話，非常重要。

後面的雪公講義，大家自己看，我們不講了。你看《集解》，「孔曰」孔安國講，「言於射而後有爭也」。《皇侃疏》，概略的錄下來，「古者生男，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」，這我剛才講過了。「使人負子出門而射，至長以射進仕，擇士助祭。若射不合禮樂，則不預祭。」「射義曰」，這是《禮記》上面的一篇，「射，仁道也。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。」《集注》是朱子的注解，略云：「惟於射而後有爭；然雍容揖讓，則其爭君子，而非小人之爭矣。」按語，是雪公把前面的古人注解，舉了幾條出來以後，他的按語。「此章重在君子」。這一章經是重在講到君子。所謂君子，「乃學而能立之士」。君子一定要學聖人之道，學得而能夠立，立就是孔子講的，三十而立那個立，能夠立得住。「凡功利名位」，功利就是一切的財富利益，名位就是作官、官位。「有背道違仁者」，這一些功利名位，背了這個道，違了這個仁，「自不爭取」，不跟人家爭取，換句話說，決不背道違仁，來跟人家爭奪這

個功利名位；進一步說，求功利名位，自己好好讀書，好好在道德上培養自己，到那時候，不要自己爭取。不要自己爭取是什麼呢，佛法講，我還是拿佛法來比，只要你自己先學佛法，自己也脩行有工夫了，有脩有證，天龍把你擁護出來，天龍都能擁護出來，人、一般人不會擁護你嗎，所以你在佛家要行菩薩道，自己好好學、好好求，求對於佛法理論了解，好好的用工夫脩行，自然用得出來。儒家也是這樣，儒家，你把孔子所講聖人的這些學術、這些道理求能夠了解，了解之後，就按照這個道理，去用工夫學習著脩行。那些功利名位，那都是假東西，不用求了，求那些東西，跟自己所學的是違背，背了道違了仁，不去求，自自然然的不去爭取。

所以真正是一個君子，了解任何的功利名位，都是背道而違仁的。但是孔子也在魯國作過大官，堯舜都作過天子，文武周公都是聖人，都是有位的，那怎麼說呢，這個位，跟一般人所爭取的、爭奪的那個名位不同。學聖人的君子，他自己不去求名位，他名位自然而來的，來了，有這個名位，他也不必不要，有了這個名位，藉這個名位來行道，實行這個道，這是君子應該的作為，所以在這裏講自不爭取。「關

乎道德仁義等，又當固執力行。」這是雪公講的，這個功利名位，他不爭取，有關道德仁義那些事情，又當固執，執得非常堅固。力行，行得非常積極，這叫力行。

「經不云乎：」經裏常常講，「當仁不讓於師」。學生對於老師，任何都讓師、讓老師，但是仁，仁什麼呢，比如那裏有人倒在地下，受了傷害，趕快要救人，這個學生跟老師兩個人在一起，他不能說，老師，你請，你先請，那可不行，這就不必讓師了，自己趕快就去了，這叫當仁不讓於師。「見義不為無勇也」。見到義，就是正義、應該作的事情，趕快就去作。見到正當應該作的事情，不去作，是無勇。「其爭也君子句」，這一句就是孔夫子最後講的話，其爭也君子，對照前面，君子無所爭，作一個君子，他與世無爭，一切都不爭。到後來拿這個射擊比賽的話，這個爭那是君子之爭，這是其爭也君子。其爭也君子這一句話，雪公講「更須細味焉」，細細的把它讀熟了，記在心裏，時時刻刻在那裏，像吃東西一樣，在那裏品味。聖人的言，他所說的言語，就跟好吃的東西一樣，不能夠囫圇吞棗吞下去，不知道什麼味道，要細細的在那，慢慢的緩嚼慢嚥，品嚐它的味道。愈品嚐那味道，愈對聖

人講的道理，愈能深入了解，愈深入了解，指導我們脩行的工夫愈正確，愈有能力。這一章書，雪公教我們，其爭也君子這一句話，要好好的、細細的品味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子夏問曰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。」何謂也。子曰：繪事後素。曰：禮後乎。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請看一百零一頁。子夏讀詩，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，五經裏面有一部《詩經》。孔門弟子學詩、都要學。孔子曾經講，不學詩無以言，一個不學詩、不懂詩的人，跟人家說話都很難的，詩非常重要。我們老師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，他曾經說，那個時候就跟那一班的《論語》學員講，你們平常無論是學佛、無論是學儒，每一天都讀幾首詩，中國的詩多得很，從《詩經》、漢詩、六朝詩到唐朝詩，唐朝有近體詩。講到這個詩，最醇厚的，還不是《詩經》，《詩經》以前的那個堯舜時代，《卿雲歌》，那是最醇的、最厚的。後來才有《詩經》，《詩經》比不上堯舜時代那個詩歌。漢詩又比不上《詩經》，六朝詩也比不上漢詩，唐朝詩當然也比不上以前的，但是唐朝詩，那個近體詩，在詩的藝術方面，超過了古人，登峯造極，所以他老人家那時候看，教大家，你把唐朝的近體詩，你常常研讀，常常讀幾首。近體詩你讀了之後，可以學古詩，進一步的，你可以學儒家的經典，以及學佛法的佛經，太重

要了。

所以在這裏，子夏在孔門之中，文學是地位很高，他讀詩。讀到《詩經》裏面，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」這三句詩。這三句詩的前面這兩句，在現在的《詩經》裏面有。現在《詩經》裏面，後面注解裏面講〈衛風〉，衛國的國風裏，有〈碩人篇〉。〈碩人篇〉第二章裏面，就有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素以為絢兮，後一句在〈碩人篇〉裏沒有。古人注解說，這一句是逸詩，古時候有，到後來散掉了、失掉了。在子夏那個時候，那還是在《詩經》裏面的。他讀了這三句詩，不了解什麼意思。尤其是素以為絢兮，這一句詩。他問孔子，「何謂也」，這怎麼講，意思是如何。

孔子說，「繪事後素」。繪是繪畫，畫畫的事情，後素。繪事後素，這有兩種講法，一種講法在《周禮》〈考工記〉裏面，《周禮》〈考工記〉就是說，把那個素，白色的，畫了五彩，然後白色的把它再加上去，繪事後素。一種講法在《禮記》的〈禮器篇〉裏面，就是說你畫畫先用一種白底子，現在畫畫就是用一種畫紙、宣紙，

那個白色的，古人用那個絲織品、那個白絹子，都是白，那個叫素地。繪事後素，素是本質，在那個白絹子上面、白紙上面畫上那個彩色的畫，是在後來才畫的，先有白底子，然後再畫，叫做繪事後素。在這裏是那個意思，是那個〈禮器〉裏面的意思，繪事後素。

「曰」，這個曰是子夏，子夏問，素以為絢兮，孔子就拿繪事後素來跟子夏來解答，素以為絢兮是什麼意思。子夏一聽了就說，「禮後乎」。他就從孔子講，繪事後素這一句話裏面，他想到禮，禮後，行禮，禮有禮的形式，有禮的本質。禮的本質是什麼呢，在〈禮器篇〉裏面講，學禮的人，什麼樣的人學禮，忠信之人學禮，講忠、講信。講忠講信他有信用有忠，有忠有信的人，他來學禮才學得好；不忠不信的人，他來學禮，只學個禮的形式，禮的本質他學不到。本質講忠信，他沒有這樣脩養，他怎麼學到？學不到。子夏根據孔子講這一句話，禮是繪事後素，繪事後素本來是孔子替子夏解釋詩的。子夏就從這裏面講，禮後乎，忠信為先，學這個禮的文、禮的禮儀，這個形式在後。

孔子說，「起予者商也」，起是啟發，商是子夏，能夠啟發我，把我所講的學術思想，更能夠推演出來，更能發揮得更多的意思，商，那個子夏可以了。「始可與言詩已矣」，從現在開始，可以跟子夏來談論這個詩了，為什麼呢？學詩要有悟性，學了詩的時候，把這個詩的文字，詩的這個意思明瞭以後，才可以悟到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詩的意思只要一悟了之後，那在人世間廣泛的用，太多太多了。比如說我們拿來研讀佛經，研讀儒家的經典，在世間辦事情，詩的作用太多太多了。

關於這一章的文法，它更深一層的用處，這裏面的章法還有含的意思，再來補充說一下。「子夏問曰」從這裏到「何謂也」，這是一段。「子曰：繪事後素。」這是第二段。「曰：禮後乎。」這是第三段。最後「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這是第四段。這四段就跟文章一樣的起承轉合。第一段是起，第二繪事後素這是承，承就是承受的承，承下來的。第三段禮後乎，這是一轉，這是子夏他悟到孔子所講的這一句話。最後是合，有起承轉合。

文字前面說過了，現在要補充的，各位就看看雪公講義。雪公講義是先舉出子

夏問的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。何謂也。首先把古人的注解，注解出來了，這個大致看一看就可以，巧笑倩兮，倩是一個女子在笑、一種歡喜、一種笑的容貌，叫笑貌。盼是動目貌，動目就是人的眼睛代表心理，眼睛在活動這叫盼。素以為絢兮，絢是有文采，把她裝飾起來，這叫絢。這是《集解》裏面用馬融的解釋。《集注》是朱子的解釋，朱子解釋倩是好口輔也。所謂口輔，輔是什麼呢，輔是我們人都有牙齒，牙齒有上下，上齒下齒，在裏面的這個齒，就像一個車輪一樣的，車輪胎是一個圓的。我們人的牙齒在口裏面，也像車輪一樣圓的。輔是在兩邊的腮，腮就是它來保護牙齒的，這叫好口輔。這就是表示一個人笑的時候，腮在那邊要顯示出來了，也很美。盼在前面講動目，在這裏講黑白分明的。素是粉地，畫之質也。絢是采色，畫之飾也。這一個是馬融的注解，一個是朱子注解，這個前面都沒有問題。

後面繪事後素這一句，就有兩種講法了。鄭康成的解釋，繪是畫文也，畫的文采。凡是畫，先布了眾采，把各種顏色先把它分布出來，就是畫的意思。然後以素

分布其間，以成其文。然後用素，就是用白的顏色，在畫的眾色之間，分布起來，就可以看出這個文了。《集注》的就是繪事是繪畫之事，後素是後於素。畫畫是在這個素，先有素後有畫。他是引〈考工記〉上講，〈考工記〉，就是《周禮》〈冬官〉的那一篇〈考工記〉。〈考工記〉裏面講「繪畫之事後素功」，謂先以粉地為質，而後施五采，這是用〈考工記〉的。在後來全祖望講，他有個《經史問答》裏面就問，《禮記》裏面〈禮器篇〉講，「甘受和，白受采。」甘受和，比如講這個五味，這個不是主要的意思，主要意思是講白受采，白的顏色然後才接受那些彩色。這就跟畫畫一樣的，先用一張白絹子，白絹就是在古時候用絲織品畫畫，後來的、我們現在都是用白的宣紙，在宣紙上畫的彩色，這叫白受采，這是一種講法。〈考工記〉裏面，繪畫之事後素功，又是一說。這個兩者的說法是不相同的。

全祖望他說，古注《論語》，繪事後素引的都是用〈考工記〉裏面的解釋。到了楊龜山，楊龜山也是宋朝人，解《論語》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引用〈禮器〉上面的白受采。朱子合而引之，朱子就把古注的〈考工記〉，跟〈禮器〉上面合起來引用。

所以現代人有很多對於朱子這種引用，叫人感覺得不大容易分辨。他說《論語》這裏面講素是素地，不是素功，這個要分清楚。《考工記》裏面素功，這個就是講繪畫的事情。素地是原來的質地，是底子、是那個白紙。這樣說起來，根據全祖望他舉楊龜山的解釋、引用的，他是專門引用《禮器》上的，《禮器》上講的就是畫畫，先用一張白色作底子，那叫白地。無論是絹也好，是白紙也好，都是這個白色的。受采呢，就在白色的底子上面，畫各種，你畫山水也好，畫人物也好，各種顏色在那個白紙上畫出來。這樣的話，《禮器》所講的，跟孔子所講的繪事後素相符的。如果引《考工記》那個記載的話，後素功，素功是跟鄭康成講的一樣，鄭康成就是說，先要布眾色，然後再用素的白色分布其間，這叫素功。這個分清楚了。分清楚了之後，我們現在研究繪事後素，孔夫子講這一句話繪事後素，繪畫的這個事情，後素功，後素就是什麼呢，後於素，先用白紙，或者是白絹子，然後在白紙上繪畫。事是你畫的任何東西，畫的什麼樣的景色。但是你畫的時候，都是先有素，後有繪，這句話就是繪事後素。繪畫這個事情後於素，就是先有素，然後在素上面繪畫，這一句要先解釋清楚，然後你才了解子夏所悟的事情。

後面子夏所悟的，禮後乎，禮在後面講到了。禮是孔夫子教學生都要學禮，禮有禮的形式，有禮的本質。禮的本質就是禮後乎這邊講的，忠信之人可以學禮，這個楊氏曰，楊氏就是楊龜山，他說甘受和，白受采。忠信之人，可以學禮。苟無其質，禮不虛行。此繪事後素之說也。就是說一個人他這個人的本質很好，他是一個忠信的人，對於任何人，跟人家辦事也好、說話也好，都是守住忠信，這一種人他可以學禮。假使說無質，無質就是沒有忠信，他要學禮的話，禮不虛行，這個禮學不到。這是繪事後素的說法，因此子夏就聽到孔子講繪事後素，本來子夏是問前面那個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這三句詩是什麼意思，他不懂，他問孔子。孔夫子就拿繪事後素這一句話來答復他，他一聽到這個繪事後素這一句話，他就悟到了，悟到所悟的時候，不但他了解那三句詩的意思，而且從那三句詩了解之後，可以把他們學詩、悟到詩的意思以後，再可以引用到其他的學問上面去。

禮後乎是子夏所悟的一個意思，那就是說，那麼繪事後素的話，就是解釋前面那個三句詩。解釋前面那三句詩是什麼意思呢，那三句詩本來是《詩經》裏面的。

《詩經》裏面的這個三句詩，是〈衛風〉，衛國的國風〈碩人篇〉，那一篇詩是那個時候寫的，詩人寫的這一篇詩，是憐憫一個莊姜，莊姜非常美，不但人美，而人的品德也非常好。她嫁給衛莊公以後，衛莊公後來寵幸一個妾，就冷淡了這個莊姜。因此莊姜雖然作了衛莊公的大夫人，衛莊公對她很冷淡、疏遠了，因此莊姜一直沒有兒子、沒有生兒子。所以衛國人很同情這個莊姜，像這樣好的一個夫人，品德也好，人也非常的美，有這樣不好的遭遇，被那個小人、那個妾迷惑了莊公，因此使莊姜遭遇這種不幸。所以那一篇詩，一方面是讚美莊姜，同時也同情莊姜。了解這個以後，子夏問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這三句話，孔子就拿繪事後素解答這三句詩呢，這就是說莊姜那樣美，最重要的還是她的品德，有品德，那個美才能是真正的美。如果沒有品德的話，那個美別人要來仿效、來模仿的話，也模仿不到的。

在這後面，你看雪公的按語，禮後乎這個按語，他說這一章的經文，前面講分段落，起承轉合是四個段落。就這事情來講，可以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三句，就是

詩的三句詩，這是子夏問的詩的意義。後面說《集解》、《集注》，這個大致是可以採取。只有這個素絢，素以為絢兮，在朱子解釋的，未免是前後那個《論語》的本文還沒講到，他就先講了，這未免說得太早。這一點，這是講文章、講章法，各位你要學講經的話，你就知道了，講經，你就老老實實按照祖師注解的講，前面講的，你不要把後面還沒有講到，你拿來前面講，就是侵犯了前面的。後面還沒講到，你前面就講了，講到後來你怎麼講法。這就是那個意思，孔夫子還沒說到，你先就注解了，未免過早。下面就講，素只是說人的口與目，為其本質。絢乃是笑倩盼動這個美的一個姿態。至於說可以加粉黛衣裳等的裝飾，這就為絢，這也是嫌語有枝葉。這都是講到朱子注解，叫人家很難懂的地方。

那麼老師、就是雪公他舉這一個例子，舉這個比喻的話就很恰當，他說若能思及西東二施之顰蹙，自能了悟質姿殊異了。那就是說，在古時候一個西施，西施大家都知道了，她非常美，她笑的時候固然美，發愁的時候、皺眉頭的時候，顰蹙的時候，人家看起來也很美。但是在西施的東邊，她的村莊東邊有一個女子，當然她

比不上西施，甚至於她很醜陋。她就羨慕西施，人家看西施笑得很美，皺眉的時候也很美，她也是模仿西施，也模仿西施那種皺眉頭，表現憂愁的那種面貌出來。她不學還好，學得更醜陋。所以人家叫她東施，這叫西東二施的顰蹙。這個顰蹙用在西施上面，這是很好。用在東施上面就更壞了。這意思就是說，西施無論是笑是顰蹙，都是美。為什麼呢，笑也好顰蹙也好，這個是外表，她的這個本質，本質是美。那個東施的本質沒有西施的本質美，你學她的表現、表情的話，學不好，怎麼樣學也學不好。所以從這個西東二施的顰蹙，自能了悟質姿，質是本質，姿是她的姿態，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，這就分出了。

前面講形容莊姜的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這個美目盼兮，盼是眼睛的活動，在形容莊姜是這樣。莊姜所以看起來美目盼兮，是因為她的人品好，她的品德好，再加上她的這個眼，她的眼長得也非常美，所以眼睛美，她才一轉動、一盼，顯得更美。如果是一個人的眼睛，她沒有莊姜那樣美的話，怎麼樣左右顧盼，也比不上莊姜那樣好。眼睛長得好，再加上她這個人的品德好，這是一個素、這就是質。她

那個眼睛活動，再加上笑的容貌，兩邊這個腮一笑出來，這個都是姿，不是質。莊姜這個容貌本來就長得好，她所以一笑的時候，那顯出更好。如果沒有莊姜那樣美好，拿一個比較醜陋的一個人來比較的話，一笑，笑得更不好。所以這個倩兮、盼兮、綯兮，這個都是姿，她這個美目這些都是她的本質。孔子就拿這個繪事後素，拿繪事後素是比喻的話，莊姜她的本質那麼好，就如同畫畫有白的底子，那個本質，然後畫畫上去才好。子夏從這個解釋，他就悟到禮後乎，這個禮，禮是以忠信為本質，學的這些禮貌、禮節，那是形式，必得要有忠信這樣好的本質，然後禮才學得好，所以說禮後乎，禮比忠信次要的，禮在後，先有忠信，然後學禮，才學得好。這是子夏悟到這一句話，悟到這個意思。他悟的就從詩裏面悟到其餘的事情。所以後面孔子講，子夏能夠悟性這麼好，從詩裏面可以悟到其餘的事情。

這一個補充的說完了以後，我們要了解這一章經，記載這一章經，一則教我們了解學這個詩，在儒家的五經裏面，詩是一部經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部經。在學詩的時候，最重要的要有悟性，悟性怎麼來的呢？悟性要靠天才，但是天才也是靠多

讀書，書念多了，他自然就有悟性。如果說是只靠自己天才，不讀書的時候，那非常有限的，很多天才兒童，他在兒童時期是很有天才，但是他如果不好好的讀書，他到後來慢慢的就沒辦法表現出來，天才就很有有限的，必須要多讀書。比如說我們學詩，學詩，你必須把古人的詩，多看多讀，多讀了之後，才知道古人怎麼樣作詩，怎麼樣欣賞詩。那你閱讀也好，自己創作也好，自然你這個詩的天才就顯示出來。你連古人的詩也不肯讀，也不肯研究，天才再好，也沒辦法顯示出來。所以作詩、欣賞詩，雖然悟性重要，但是多讀多學是非常重要的，這是一層。

再講到詩為什麼這麼重要，雪公曾經有作了一首詩。他說有某位居士，他對於詩沒有興趣。後來雪公就在一首詩裏就說，一個學佛的人、學道的人，你不學詩的時候，對於大自然的這些飛花落葉，外面的景、風景、風花雪月，固然你沒辦法欣賞，就是你學佛，將來研讀佛經，再給人家講解佛經，詩非常重要。詩在這裏是要講究悟性，就像子夏這樣，從詩裏面可以悟到其餘的事情，因為詩的含義太多了。佛經也是這樣，一句佛經，裏面含義太多太多了，它包括依報的山河大地，正報的

眾生、心理，一切一切在這個詩裏面都包含了。那麼如果我們對於這個詩，不懂的話，我們研讀佛經，把這一句佛經，祖師怎麼注解的，我們就照這樣去學，不能夠把這一句佛經，悟到其餘的事相上去，那就是很有限了。因此要懂得詩的話，你無論研究那一部經、那一句經，你可以悟到很多很多事情出來。你比如說《法華經》，《法華經》裏面有七種比喻，就是那個經義太深了，釋迦牟尼佛就用那個比喻。用那些比喻的話，可以比喻很多很多的事情。這就跟作詩一樣的，詩的作法，在《詩經》裏面有賦、有比、有興，《法華經》裏面用那些比體、用比喻，就是作詩的比體一樣。因此我們大家要懂得詩的話，你研究佛經，那對於我們幫助太大了。

所以我們研究這一章經，這是子夏問詩，孔子跟他解釋，然後子夏怎麼樣悟到的。子夏這一悟就不得了，這就不是純粹講詩。孔子的學問，他的教育，無論辦政治、辦教育，禮樂非常重要。孔子主張用禮樂來辦政治，用禮樂來辦教育。最重要的，我們學道，也要用禮樂來學道。《中庸》裏面講致中和，講的中和，中和就是用禮樂，懂得禮樂的時候，就能夠學中和。學中和，從中和一步一步學，就能夠率

性，就能夠明心見性。所以子夏這一悟，他這個悟、悟到禮樂上面去了，所以孔子非常讚歎他，起予者商也，意思就是說，我講的這個學術，講這個道理，他不但了解，他還能夠把我沒有講到的地方，他也悟出來了，給我一種啟發。你看，這一句讚歎非常了不得，起予者商也。所以最後講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像子夏這樣有悟性，可以跟他研讀詩了。

過去雪公講到這一篇詩的時候，他就那時候教我們、教大家，你們以後每天要看看，把古人的詩，特別是唐朝的、唐人的近體詩，每天要看個一兩首。看個一兩首，最好能夠背誦、能夠吟誦。吟誦久了，當然你在研究、看的時候，當然也得要看看古人的注解，一邊背誦、一邊看注解，看多了，你這就自然、詩就學好。講到唐詩的注解，雪公他有一本《詩階述唐》，各位如果有他的《詩階述唐》，可以找來看一看。他選的有一百首，這一百首唐人的詩，有古體、有近體，他老人家那個解釋的，可以說前人的解釋，從來沒有這樣解釋法。大家要看的話，可以看看雪公那個《詩階述唐》。這一首詩講到這裏，就算補充完了，重要處，要學，懂得詩這麼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重要，可以多讀、多研究。

○子曰：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

現在看一百零六頁。夏是夏禹王開國的那是夏朝，殷朝是成湯王開闢的、開國的是殷朝。這兩朝，夏朝的禮、殷朝的禮，孔子都明瞭、都知道，也都能說得出來，在古時候講禮，我們現在各國是不講禮了。其他的國家，原來講不講禮，就不知道了。中國從三皇五帝開始，就講禮。所以中國是一個禮樂的國家，禮非常重要。可是現在，我們不講禮了。不講禮可是講法、講法律。現在不但中國，就是各國都講法律，法律非常重要，法律雖然是沒有禮那麼深，但是法律也不簡單。我們這個法律，外國的法律，各國有法律，那個國家都有根本的憲法，有一般的法律。我們普通不是專門學法的人，我們未必能夠了解。就是專門學法的人，法律有法律的哲學。法律的哲學，現在很多學法律的人，未必能夠懂。那麼禮比法律，那深得多了。所以這個禮，孔子對夏朝禮、殷朝禮都懂，都明瞭。因為這是治國平天下，必須要講究禮。

孔子就說了，夏朝禮，「吾能言之」，我可以說得出來，「杞不足徵也」，杞國是夏朝的後代，但是杞國人不足徵，徵是驗證的意思，證明的意思。我能夠把夏朝的那些禮，能夠說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我能說清楚，你找到一個能夠證明的人，找不出來，找在那找，夏朝的後代杞國人，杞國有那些，他懂得很多，他知道夏朝禮，但是杞不足徵也，杞國那個人沒有了，找不到那種人了。「殷禮吾能言之」，殷朝的禮，我也能夠說，「宋不足徵也」，宋國是殷朝的後代國家，也沒有這個人了。為什麼呢，「文獻不足」，文是文章，獻是懂得文章的那些老者，一個國家自古以來，這個老年人，他本身就是代表文化的，他懂得多。文獻不足，找不到那樣的人了。「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」，如果有這些老年人，他這個夏禮殷禮都能懂的話，我就可以說出來，跟他們對照對照著看。

這一章意思就是說，孔子、聖人知道的那麼多，他還要講究根據，一切學問都要講依據，沒有依據，講出來，很難取信於人家。夏朝的禮、殷朝的禮，孔子都能講得出來，還要有人證明。孔子為什麼要把夏禮、殷朝禮，都說出來呢。這就是說

一個國家，它必得要講它這個國家的歷史、文化，這是一個國家立國的一個根本，一個國家如果說沒有歷史文化的話，這個國家是漂浮不定的，這是很重要。所以這個禮，就中國文化來講，它是最重要的的一個文化根源。從伏羲氏那個時候就講禮，他畫的八卦，它裏面就有禮在當中，因此我們學這章經的話，這個禮就是代表我們國家的文化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子曰：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

現在請看一百零八頁。禘是什麼呢，是一個祭祀，一個禮。祭祀，你看，那時候天子，祭宗廟的一種、隆重的祭祀典禮，這叫禘。既然是天子祭祀宗廟的，那魯國為什麼有呢，魯國君不是天子。但是魯國當初開國的是周公，周公因為在周家，功勞非常大，因此周成王就把天子的禮樂，賜給魯國。魯國建的宗廟，這個宗廟就是周公廟，因此魯國祭宗廟，可以用天子的禮樂來祭祀。那麼到後來，有一些變更了，變更的話，有不合禮的。這個後面有，在這個講義裏面，有三種講法，各位看看，在一百零九頁。

第一，孔安國說，「既灌之後，列尊卑，序昭穆。而魯逆祀，躋僖公，亂昭穆。故不欲觀之矣。」孔安國的注解，什麼叫作逆祀呢？魯莊公他的兩個兒子，年紀長的這個兒子，叫作僖公。年紀幼的這個兒子，叫作閔公。但是閔公雖然年紀小，他是嫡夫人養的兒子。僖公他不是嫡夫人是二夫人的，是其他夫人養的兒子，年歲長。到後來莊公死的時候，這個國君的位置，就由閔公繼承這個君主的位置，因為閔公

是嫡系的兒子。這個時候閔公是國君，僖公是作閔公的臣子。到後來閔公死，死了後，僖公就繼承這個閔公的位置，他作了國君。由莊公到閔公到僖公。到後來僖公死了，僖公的兒子是文公，由文公繼君位。在這一時候，魯國他的家族，有一個人叫作夏父弗忌。他因為要討好僖公的兒子文公，向他討好。就是在祭祀的時候，把僖公的位置、神位，放在閔公之上，這就是神位不合乎禮的，所以孔安國講，這是逆祀。這是一個理由，這不合禮。

第二，朱子《集注》引用趙伯循的解釋。魯國的君臣，當灌的時候，誠意還沒有散，還可以觀。自灌以後，恭敬心就是懈怠了，不足以觀。這是第二個理由。

第三是《劉氏正義》，清朝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。他研究《禮經》上這個道理，他說魯國是受了周天子的賜，給周公廟可以行禘禮的。但後來呢，羣公之廟，羣公就是，不是在周公廟，魯國後來的君主、後來的國君，這是羣公。在羣公廟裏也祭祀，用天子禮來祭祀了，這不合禮。又舉出一個講法，在三代祭祀的時候，就是祭宗廟的時候，用的祭器、用的祭品，都不相同的。周朝祭祀的時候，用四代之禮，

以前歷代的禮，他都用。魯國到後來，魯國不但在其他的羣公廟裏面，用祭祀這個禮，而且與周天子用歷代的禮，都來祭祀，所以這是不合禮的。

把這三條不合禮的道理都說完以後，雪公就講，上面三種講法，孔安國注解說是逆祀，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裏所講的僭禘，僭就是超過了，就是犯了禮了，先儒或者是兼採，把這兩種講法都採用，或者取其中之一。對於朱子引用趙氏所解的懈怠說，各家注解都說，這沒有依據的，都不採用。

這個不合禮的事，既然不合禮了，孔子講了，禘既是魯國祭祀宗廟的時候，舉行禘禮的時候，從灌以後，我就不想觀了，不想看了。灌是什麼呢，祭宗廟的時候，要行灌禮，行灌禮很複雜的。按照孔安國的注解，各位看看一百零九頁第二行開始。灌也叫作裸，這是另外一個寫法。這個裸字，根據孔安國的注解，灌者是什麼呢，酌鬱鬯。鬱鬯是有一種酒，它用另外一種植物把它製造出來的，酌了鬱鬯，灌在太祖，灌於太祖廟裏面去，以降神。這一個詳細的解釋，像《皇侃疏》，灌者是獻也。酌鬱鬯酒，把這個鬱鬯酒，鬱鬯這個酒，把它酌下來，就是倒在杯子裏面，獻尸。

尸是在祭祀的時候，用一個人穿著祖先的那個衣服，坐在那個神位上，接受祭祀，代表祖先的神明，在接受祭祀的，所以叫作獻尸，把這個鬱鬯酒，獻給這個尸，尸接受這個酒的時候，就灌地，倒在這個地上，以求神也。這樣求這個神，祖先這個神明，能夠降下來，這是灌禮的一種儀式。

孔子為什麼講，灌了以後，而往，行了灌禮以後，為什麼不欲觀呢。或者說這個灌禮之前，正式的禮還沒有行，灌禮之後，神明降下來以後，才是正式的行隆重的大禮，才舉行的。因此孔子講，在灌禮之後，正式行的那個祭祖先神明的那種大禮，他就不想看了。為什麼不想看呢，就是前面介紹的有三種理由，三種理由，其中朱子引用趙氏所講的，那大家都不採用的，或者是採用孔注的，或者採用劉寶楠的《正義》，所引用、所講的，根據這兩種講法，孔子就是認為，魯國舉行這個禘禮，是犯了禮，就是不合禮。為什麼不合禮呢，因為你魯國固然可以用天子禮來祭宗廟，但是這個宗廟，只限於周公廟。周公廟以外，到後來魯國莊公、閔公、僖公都這麼祭了，那顯然不合乎這個禮了，所以孔子說不欲觀。

這個事情我們明白了，為什麼孔子這麼堅持，不合禮，他看都不看。這就說明這個禮，學中國文化，必得要懂得禮，禮是一種規矩，必須遵照這個規矩，對於那個事情才符合。比如說辦政治，辦政治以禮來辦政治，古時候講禮，就等於現在國家講法，你法治國家，就是要遵照法，違背了法的話，你的國家政治辦不好，一辦就亂了。所以古時候違背這個禮，尤其在祭祀的時候，這個大禮，行的雖然是禮，而實質上面，跟禮是完全違背的，就是僭禮。僭禮是你不應該用天子禮來祭祀的，用天子禮只能夠用在周公廟裏面，你拿來祭其他的那些廟，犯了禮了。就等於現在國家犯了法，犯了國法一樣。所以孔子要堅持，那看都不看。

就是我們學道的人來講，學道的人為什麼要學禮呢。我們學中國文化，學儒家的，學禮就等於學佛學這個戒律，學佛的戒定慧三種，因戒才能夠有定工夫，有定工夫才能開智慧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必須戒定慧這三者，都能夠學得很好，他才能夠成佛。我們學儒，一定要老老實實的遵照這個禮，不但禮的形式要遵照，遵照這麼學，最重要的，禮的本質更要學，這樣我們才能夠學成為聖人。像魯國那個三家，

他也旅泰山，也拿天子的音樂、祭太廟的音樂，來祭他的家廟。那禮的形式，他也具備了，但是他違背禮的本質，這樣犯了這個禮。你這樣一想，這禮多麼重要。只講禮的形式，不講禮的本質，不但聖人學不到，在世間辦政治，也辦得一塌糊塗、也亂了。辦任何事情也亂了。我們待人接物，當然最基本的要懂得禮數，懂得禮數，最重要的是講忠信。不講忠信，雖然在禮尚往來，講得再完備，他不守信用，那有什麼用處。所以那一條，孔子講，是注重禮，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我們學禮，學禮要學到禮內在的本質。

○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。指其掌。

現在再看一百一十一頁，「或問」或者有這麼一個人，問「禘之說」，對於這個禘禮，舉行祭宗廟這個禮，這個禮你要把它說明，這種學術很不容易的。所以這個或人不明瞭，要問孔子。這個禮是怎麼樣講，才能夠讓人明白。「子曰」，孔子說，「不知也」。孔子實際上知道，但是他說不知也，為什麼不知也，看下面。「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。」知道禘禮，這個禘禮，行這個禮，有行這個禮的儀式。為什麼行這個禮呢，有它的本義、就是它的本質，這就難說了。真正要把禘這個禮的形式，禮的根本原理，也就是說它的本質，能夠說得明白，就證明他知道得非常清楚，徹底明瞭。能夠把禘的這個禮，知道得非常徹底，也能夠說得明白，這樣的話，之於天下也，之於天下就是治理天下。一方面他治理天下，你治理天下，必然要知道天下任何事情。天下事情，每一樁事情，都有它的道理。你辦教育，辦教育並不是說，拿這個課本子，叫學生念念課本就好了，課本裏面含的這個學問、

這個內容，它根本的道理，要講清楚。國家的教育行政，各級政府的教育行政人員，他要懂得教育原理，就是教育哲學，他要懂得。他要懂得教育原理，他才能夠把教育辦得好。天下事情，不只是教育這一樁，其他各方面事情，各種學術，那太多了。孔子在這裏說，你要懂得這個禘禮的話，對於天下事情，以及治理天下，其如示諸斯乎，示就是表示出來，說出來。諸斯乎，諸是一個複合字，之於這兩個字，示之於斯。示之於斯，斯是什麼呢，下面，指其掌。

「指其掌」是記載《論語》的人加上的。孔子當時說這個話，其如示諸斯乎，把手伸出來了，手掌伸出來，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就像表示出來，把這個天下事情，向人表示，表示什麼呢，在這個掌上。自己看自己手掌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指其掌，就是孔子一方面說這個道理，一方面手舉出、指的，就像在這裏。你能夠把禘禮，禘的這樁事情，這個道理明瞭了，然後你告訴人家，就像把手心裏面的事情，告訴人家一樣，那麼簡單。

這就是說明，孔子了解禘的重要，禘的這個禮，行禮，你比方用灌禮，有獻尸，

然後又好多。這個如果是詳細的解，不大容易了解，各位可以看看每一年有祭祀孔廟，有孔廟祭孔大典的時候，那種程序，就是古時候天子祭宗廟，就跟那一樣。那種程序、儀式，那麼複雜。那些複雜的形式裏面，每一種禮節，都代表一種含意。比如說歷代他用的，祭祀用什麼樣的盛載祭品的祭器，用什麼質料，盛載祭品，都有它一定的用意、一定的含意，用什麼樣的祭品，除了三牲、太牢以外，還要用水草這一類的，都有它的含意。最根本的這個道理，就是報本。

報什麼本呢，根本。天子祭宗廟，祭他原始的，開國的君主。比如說夏朝，夏朝祭太廟，就是祭夏禹王。殷朝祭太廟，就是祭成湯王，他的始祖。我們普通人，不祭宗廟，有家廟，家廟就是祭始祖。那我們這個人，我們自己身體，我們自己生命是父母來的，父母又由父母來的。就中國文化來講，追溯追溯到三皇五帝。各位在《百家姓》裏面找，有宮商角徵羽，這五個音，就代表五個血統。這個血統追溯追溯，就是到五帝，就是軒轅黃帝這些五帝。祭這個祖先，就是追到根本了，報這個根本。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原理，一個人不忘記根本，他這個人學道，能夠學得好，

他能夠成就聖人。如果這個根本忘記了，現在誰對他好，他就跟誰走。這個人，別說他學聖人學不到，普通人他也作不好。

所以雪公過去講《論語》的時候，他常常強調，中國有亡國的時候，五千年以來，歷代有亡國的時候。但是亡國，政治亡國了，文化卻同化了。在北魏的時候，他學習中國文化學得非常好。元朝把中國滅了，它後來連同外蒙古、內蒙古，全部就變成中國一個國家，它的土地整個都是合起來了，它憑甚麼呢，中國文化。清朝，現在東三省，東三省這一個廣大地區，可以抵得上西洋這個歐洲好幾個國家，西洋好多國家歸併起來，不見得有東三省那麼大。可是清朝把中國滅亡了，它連帶東三省整個變成一個中國，為甚麼呢，清朝這些皇帝，你看看，編了《四庫全書》，他學習中國文化，學習得比漢人還要學得更好。這是中國文化好，好在那裏，好就是從理性上出發。你把這個文化，一步一步學的話，就能夠明心見性，就能夠了生死。就佛法來講是成佛，就中國文化來講，學成聖人。

所以這樣說起來，孔子講不知也，不知也就是難說，很難說得清楚。釋迦牟尼

佛他要說法，也不那麼容易，一開始也不能說把《法華經》根本的原理，一下就說得出來，他開始還講四諦法，給那個小乘弟子聽一聽，到最後第五個時候，才講這部《法華經》的。可見得佛來說法，都不那麼容易的。孔夫子是聖人，當然是他本人生死也了了，那麼他能夠說。說給誰聽，誰能夠明瞭呢，所以才說不知也，不知也是不知怎麼說法，究竟對誰說，那時候魯國有三家，三家大夫都是違背這個禮的，孔子跟他們講，他們懂嗎。對一般人講，一般人不見得懂。就拿我們現在來講，教人家你要知恩報恩，要返本、要報本，人家現在不願意聽。從報父母恩，報祖父母恩，一代一代追溯到最始祖，到三皇五帝，人家都不聽了。但是儘管人家不聽，根本的原理在這裏，我們真正要想學聖人，必得要自己研究，研究明白之後，不管人家聽不聽，有人要聽的，真正有虛心的人，他有心要了生死、要學聖人的話，他願意聽。我們如果是研究，自己還不明白，我們怎麼能跟人家講。

所以我們現在不管人家，有沒有人聽，我們自己先研究。把這個禮，把其餘一切學術思想，我們都研究，不管時代在什麼時候，怎麼亂，總得有人，有人會研究

的，有人要學的。到那個時候，真正有人來學的時候，我們明白了，我們跟他講，就行了。那就像孔子講說，其如示諸斯乎，講得非常清楚，也非常簡單明瞭。這就藉著禘的這個禮，來講中國的五經裏面所講的這些道理。一部《論語》非常重要，《論語》裏面講的這些、孔子講的這個道，每一條，都是從世間的學問，可以貫通到出世間的學問。我們要虛心的、好好研究的話，憑那一條道理，我們都可以能夠學成為聖人。這是儒家的學術好，好在這裏。非常平實，平平穩穩的、實實在在的，照孔夫子的話去學，我們都可以成就聖人，都能了生死。

○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

現在翻到一百一十二頁，祭祀的時候，不但祭太廟，各人祭祀家裏祖先，都是祭祀。祭祀怎麼呢，「祭如在」，祭祀祖先的時候，就如同祖先就在那裏；祭神明，祭一切其他的神明的話，就如同神明就在那裏。祭如在這一句，祭祀自己家裏的祖宗、祖先，祭神就是不限於自己的祖宗，就是外面一切神明，都是祭祖先就如同祖先在那裏接受，所以前面講的灌，灌獻尸，就是請神明到祭祀這個位置上來，所以「祭神如神在」。下面是孔子說，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如果在祭祀的時候，我自己親自來祭祀的話，與祭就是親自來祭，如同不祭。為什麼自己沒有親自祭，如同不祭呢，親自祭的話，就是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必須至誠至敬的，誠是什麼呢，誠，祭祖先，祖先就在那裏接受。並不是說，我只是一個形式在祭祀，祖先早就不在世了，這樣一想，那就沒有誠實。誠實的時候，祖先就在那裏。

所以這一條講到祭祀的時候，必得至誠至敬的在那裏祭，這樣祖先才真正的來、到這裏來接受他的祭祀。接受他的祭祀，他就能得到福報。這是注重一個誠，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至誠可以感通，這個道理也只有中國文化才了解。

○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也。子曰：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

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第一百一十三頁，後面這一行經文。王孫賈根據《論語》注解裏面，孔安國的注，王孫賈是衛國人，是衛靈公的衛國。他在衛國是一個大夫，地位很高。孔子那個時候到了衛國，在當時，孔子不但是在魯國，在其他各國都知道孔子是一個聖人。因此孔子到衛國的時候，衛靈公還有衛靈公的夫人叫南子，都很尊敬孔夫子。王孫賈呢，他看見這一個情況，他就問孔夫子。問孔夫子什麼呢，就是經文裏面所講的，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。」這兩句話，根據古人的注解，是當時一般人都了解的一句成語。從過去傳下來的，一般都知道這兩句話。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，一個是奧，一個是竈，這是兩種神。奧是奧神，竈是竈神，這裏只講兩種神。

在古時候，一般在家裏祭祀神明的時候，有五種神。比如說，有門神；有行路的、在家裏有種行神；還有戶，戶跟門不同，門是大門，對外面的，大門裏面，各

有房間的那些戶、一扇門，戶神；再就是竈神；後面就是這個奧，奧是一個地方，那叫作中霤（音六）神，這五種神，就講兩種。竈神就是廚房裏面的，古時候廚房裏面，煮飯、炒菜用的，都有一個鍋竈，現在一般都用的流理臺，古時候鍋竈，它是用土石把它砌造起來的，那叫竈，這個竈是本來這個字，我們現在一般認識的火字邊，加一個土字那個灶字，那是簡體字，簡化的簡體字，正體字就是這一個竈。竈呢有竈神，竈神跟這個奧的中霤神地位不同的。

中霤神在奧，奧是什麼呢，古時候那個房屋坐北朝南，背是靠北邊，門是開在南邊。門開在南邊，但是這個大門，不是在南邊對當中。比如說，我們就拿這個房屋來說吧，不管這個方向如何，我們就拿這個來、作一個例子來說吧。這是北方，這是南方，那麼南北方擬定了之後，那麼這一邊是東方，那邊是西方，我們用觀想的辦法，先把這四方定住了，北方、南方、東方、西方。這個大門呢，它不是開在這個當中，偏東邊一點，比如說，這個當中是在那邊，它稍微開在柱子這旁邊，開在這一邊。那麼這樣一看，從這個大門進來，這邊這一部分比較少，從這邊往西邊，

那個地方叫作奧，奧就是這個房屋比較深奧的地方。祭這個中霤神，就在那裏祭祀，那就是一般說那個地方比較尊，長者居在那裏。祭祀家裏五種神明，最高的一種神明，也在那裏祭祀。

論神明的地位，在奧那個地方祭的中霤神，他是地位最高。那個竈神呢，地位比較低。可是低歸低，這兩句話講，與其媚於奧，媚就是巴結他，媚是諂媚，與其你諂媚這個奧神，寧媚，寧願來諂媚於竈神。這兩句上下的關係，與其、寧這個造句法，兩句上下有一種比較的一個意思。在比較結果，你與其要是你去祭祀，來對於這個奧神、那個中霤神，來尊敬他，來媚他，那你不如來尊敬這個竈神。這意思是什麼呢，那個地位高的奧神，還不如、還比不上這個竈神嗎。竈神，要知道啊，他管理廚房的呀，管理廚房民生，家裏吃飯，這是一個主要的呀，竈神他管理這一家人的吃飯，這一個問題重要啊，所以古時候有這兩句話。

王孫賈他還不知道這兩句話的含意嗎，他故意拿這兩句話來問孔子，意思就是說，你到衛國來，與其你要跟這個南子——衛靈公的夫人，你跟她講，拉攏人事關係

的話，事實上，南子也想跟孔子能夠時常接近，藉著孔子的這種道德，這種在國際上都是知名的人，想壯大她自己的一種聲勢。南子這個人也很有才能的，但是她品德不大好，是這麼一個人物。南子也想拉攏孔夫子。王孫賈意思就是說，你與其你想跟這個南子打交道，不如來問問我。你要想到衛國來作官的話，我還可以幫忙你，可以讓你作很高的官，他有這個意思。

他這一問孔夫子何嘗不知道，所以孔子講，「子曰：不然。」你看，不然這兩個字。不然，這兩個字，就把王孫賈問的話，就給他當頭一棒，否定了，否定這兩句話的意思，拿在奧那個地方祭的這個中霤神，中霤神他的地位高就是地位高，竈神，你不能說，你竈神你管人家吃飯的，你想叫人家來向你行賄、來求你，這是一般人可以這麼作，真正的一個正人君子，不能夠這麼作。為什麼呢，下面講了，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這是言外之意，你意思要想我來找你，我來找你呀，那你是什麼人啊，你叫我來找你，一定是用不正當的方法，用種種的賄賂，來向你行賄。這個普通人都辦不到，何況孔夫子。

再說，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時候，他不是到各國去找官作，要去找官作，他在魯國，官作得已經很大了，那地位非常高了，他為什麼要在魯國那個大官他都不作，跑出來呢？他的目的是要藉著政治的地位來行道。把他所理想的，要實行這個仁政，也實施教人家學作聖賢的這種教育，一方面要實施教育，一方面實行仁政，這是他所要、須要的，藉著政治地位來行道。如果不是要行道，他只想純粹作官，他在魯國就可以作了，何必到外國來呢？王孫賈不懂，他不了解孔夫子，所以這樣問。孔夫子也就很明白的告訴他，後面這兩句話沒有明說，但是這一說，王孫賈當然知道了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天是天理，違背天理，你要祭祀、要祈禱，你到那裏祈禱啊。作任何事情，不能違背天理，天理就是真理。我們學道的人都知道，學佛、學儒，天理是什麼呢，天理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的這個本性，要學賢人、學聖人，佛法講要成就、要成佛，憑什麼成啊，憑自己本有這個性，佛法講真如本性，孔子就直接講出這個性字，《論語》裏面後面講到，性相近也，那個性字。孔子的孫子作了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開頭講，天命之謂性。這個性跟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真如本性，是一個字、一個性。成佛，就儒家來講，成就聖人，就是把自己的本有這個性，把

它開發出來，就成就了。那麼我們本能都有，每個人本有的性，為什麼還要開發呢？中國的孔夫子，孔夫子以前中國歷代那些聖人，都是原來都有這個自私自利的心，要把這個自私自利的心，在佛法來講，就是無明，必須把無明、自私自利的心，一層一層把它破除掉了，破到最徹底，就成聖人、就成佛了。破除一部分，自己的性就顯出一部分來，這個道理，我們明瞭之後，孔夫子講的話就了解了。

如果你想要我來跟你攀緣，我拿種種的那些方法來向你行賄、賄賂你，我賄賂的目的，我是要你幫我的忙，在衛國作一個大官，這種行為就是獲罪於天，天是天性，就是把我的本性障礙起來了。孔子已經是聖人了，就是普通人來講，如果用這個方法，來向你求一個官來作，違背自己的本性啊，不但違背自己的本性，而且把自己的這個本性的障礙，還要加多、加深，然後再去禱告、再去求神，到那裏去求。那個神、外面的神，也是眾生。你求神，不如求自己。求自己向誰求？向本性中求。本性中怎麼求法子呢，就把自私自利的、想升官、想發財的那個心理，統統都把它破除掉，本性就顯出來了。所以在這裏講，不能夠像你所講的，我來求你。我這一

來求你，獲罪於天，就是違背我自己的良心，無所禱也，我再去禱，我禱那裏呀。不但在家裏禱這五種神，就是在外面，再高明的神，我去禱他，他也幫不了忙。為什麼幫不了呢，成聖人、成佛，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怎麼作，你把自己這個求名、求利的、求作官、求發財的這個心理，這些東西都違背自己的心理，違背自己這個良知。違背了這個之後，你到處求，沒有用，所以無所禱也，這不是明白了。

讀了這一章書，我們就要這麼作，第一步，就把我們這個正知正見，樹立起來了。我們學道的人，你無論是學儒、學佛，最實際的問題，就是要解決自己生死問題，了生脫死。學佛固然是了生脫死，學儒也是要了生脫死。一般人講儒家的經典，這一層他就不肯講，他因為受了宋儒的影響，他不肯講，或者他根本就不明瞭，他不明瞭儒經裏面它有出世法。在這裏，我們辦論語講習班，這並不是我在這裏講，我講的比外面講的好，不是啊。雪廬老人他老人家創辦這個論語班，不是他老人家這樣講的話，我們也不明白。我小時候在家讀《論語》，看的注解，老師講的，都是照朱子注解的，朱子注解講的都是世間法。除了朱子注解的以外，還有清儒注解

的，清朝的注解，應該是不錯了，清朝他只管訓詁，訓詁就是把這文字解釋清楚就好了，文字裏面這個大義，他不講。所以我們從漢朝一直到現在，你在外面、在學校裏聽也好，在世間的、一般社會學術團體講的也好，你聽聽看，你可以去聽一聽，他都沒有把這個出世法能夠講出來。

所以這一章經書，講的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，就是教我們學道的人一個正知正見。目標就是要了生死，要成就聖人，跟學佛是一樣的。那在知見上必須先要了解，求外面所謂的神明，你到外面求那個神明，那個神明能夠幫助你轉運，幫助你了生死嗎，那個神明自己還是生死凡夫呢，還是在六道之內的。別說普通的神明，就是在佛法的道場裏面，我們來拜佛，拜佛是報答佛教化我們。我們拜佛，佛是我們的老師，老師把這個道理，開示給我們，我們要脩行，還是要自己呀。就跟《楞嚴經》所講的阿難尊者，以為我是佛的堂弟，佛這樣成佛了，我自己不用脩，就可以了，無勞我脩。佛就跟他講，你這個錯誤了，我只能把這個道理跟你講清楚，你要了生死、要成佛，必須自己用工夫，這講得多麼清楚。我們今日之下學佛，一方面學儒，

在世間跟人家爭奪這個，爭名奪利。我舉一個最切實的例子來講，在政治方面，無論是國內國外，參加競選的人，都是要把對方先打倒，然後自己上來，這一種就是違背自己的良知啊。所以在這裏說，我們有了正知正見，一切要向自性中求，佛法要向自性中求，儒家也是要向自性中求。《中庸》裏面講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一切要順乎自己本性，你才能學得好。王孫賈他根本不知道這個道理，他完全叫人家違背本性。這個我們看清楚，就要把這一章好好的用工夫來學。

我們在今日之下學這一章經，我們凡夫眾生都犯有這些毛病，成見太深，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成見，都要把它放棄掉，完全用理性來看問題，對外面事情我們用理性來看待、來解決問題。對於我們本身，那就要學孔夫子，不能夠獲罪於天，不能獲罪於天就是不能夠、不能給自己本性上，再增加障礙了。我們是凡夫眾生，所以在六道裏面，輪迴生死出不去，就是一個無明煩惱、自私自利，造成這個生死。如果我們還要像、按照王孫賈所講的，用那些不正當的方法，求得自己名利，也去參加政治活動結黨營私，這樣生死不但不能了，而且要墮落，連人身都保不住，你看，

這個問題很嚴重的。無所禱也，找誰都沒有用，只有靠自己。靠自己不是靠我們這個凡夫的心理，自私自利的心理，必須破除自私自利的心理，要率性，《中庸》裏面講的率性，要順從自己本性。這樣我們在世間，遇到任何問題，我們自己可以解決。學聖人一天一天往上面學，就能進步。

○子曰：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

現在看一百一十六頁。這個周是周家，孔夫子那個時候是東周，東周從周平王，從西邊遷到東邊來叫東周。從東周開始就是春秋時代，春秋時代那各國都亂了，雖然亂，還是有周天子，那個時候還是周家。孔子講這一章、這幾句話，是在周家開國的時候。周家以前是殷朝，就是殷紂王的那一個朝代。殷紂王以前就是夏朝，夏朝開國的時候是夏禹王，夏禹王是聖人，他治水有功，所以舜帝把天下讓給他。禹王開始他也想禪位、禪讓，但是他的兒子好，在那個時候，找不出第二位比啟好，所以他朝廷的大臣，都主張把這個天下交給禹的兒子——夏啟。這樣例子一開的時候，就變成家天下了。家天下久了，一代一代的久了，就是現在一般人講的，權力叫人傲慢，權力叫人腐化。所以到夏家最後一代，就是夏桀王、亡國之君，夏桀王被成湯王推翻了，把這個夏桀王推翻了。成湯王也是聖人，那麼當然夏朝就開始有家天下了，成湯王當然也是家天下，把他的天下後來就交給他的兒子，一代一代傳了，傳到殷紂王，那又是既傲慢又是腐化，又是亡國之君。後來，周武王出來，把

殷紂王推翻了，這叫三代。

孔夫子在這裏講，三代，每一代它的文物典章制度，都有很好、很可觀的那個制度，講文化，都有好的一面。但是到了周朝來，武王伐紂成功，有了周家天下，周公來制禮作樂。制禮作樂的時候，他要看看前兩代，兩代就是夏朝、殷朝這兩代。監就是要看一看，考察一下。要把夏、殷這兩個朝代、兩代的，他們在治理天下的時候，有那些好的制度。再呢，加上周朝那個時候，看看當時需要那些方面，來增加上去。參考前兩代的那些制度，那些禮儀，用禮樂這兩個字作代表，禮是治理天下的種種方法、法則，樂是一種藝術，這兩種。看了、參考前面兩代的，再加上周朝那個時候，當代的、所需要補充的，或者以前的，再到後來不需要的，然後再加以制禮作樂，成為周家的文化。

所以孔子說，「周監於二代」，古時候，每一個朝代，一開始的時候，它都要制禮作樂，國家的典章文物制度，都要來制作的。那麼周家來制作的話，它並不是說，我把前代的不好，通通把它否定掉，不是如此。文化方面，它有永久不能變更的；

有的是要因著時代要淘汰的，有的是因著時代要增加的。對於不能夠增減，永久都不能夠廢棄的，那都不能隨便把它放棄掉，比如說，講五倫的道德，父慈、子孝講這個，別說在什麼時代，從三皇五帝到孔子那時候，以至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都不能改。你放棄了，國家就亂，社會就亂，一般人呢，道德就沒辦法講了，那就失去作人的這個人格了。所以五倫講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這一個是千秋萬世不能改的。可以改的時候，就是歷代的那些因時、因地、因人，人事都有不同的，可以增加，可以補充，可以廢棄。比如說講禮、講孝道，古時候盡孝跟現在盡孝，方法不同。儘管方法不同，可是盡孝這個禮，不能廢棄的。禮一廢棄，那這個人就不成為人了。

到了周家是這樣的，「郁郁乎文哉」，郁是很茂盛的。郁郁在《說文解字》裏面是指文章，實際上包含有儀式、有形式、有本質。周家的文化，參考前兩代，到這個時候，既有形式的完美，在禮樂上形式的完美；內容又非常充實，所以孔子說，吾從周。周家的文化到這時候是可以說非常完美了，我學的就是從周家的文化。孔

夫子講「吾從周」，因為周家參考了前面兩代的禮樂制度，有的偏重本質，有的偏重文章，一個是文一個是質。這兩者，就孔夫子看，都有所偏的，周家、周公在制禮作樂的時候，參考兩代的，一個是偏重質，一個是偏重文，他折中起來，所以郁郁乎文哉，就是文質彬彬，文章、本質兩者都是同等的重要。就拿禮來講，禮的形式也重要啊，不講禮的形式的話，沒有規矩，那叫人家無所適從。如果說只講文，只講這個形式，不注重本質，禮的本質就是講尊敬、禮讓，這上面不講求，只講見人家怎麼樣行禮，那個沒有用、不好啊。所以兩者都要能夠折中，就是行中道。所以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

孔夫子用的就是中道，這個中道，用在世間辦事情，用在自己脩道，自己弘揚這個道，都是要講究中道。中道是什麼呢，恰到好處，不要過分也不要不及的地方，都要恰到好處，這樣我們學道學得很愉快，勸人家學道，也很輕鬆自在的，我們要把握這中道，就有這個好處。

○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子聞之，曰：是禮也。

現在請看一百一十七頁，先說太廟，孔夫子這時候還是在魯國，孔子就是魯國人，入太廟，這個太廟就是周公廟。周公是魯國開始的一個國君，武王伐紂成功，後來武王沒有好久，就去世了、就崩了。武王的兒子——成王，成王年紀小，完全靠周公一手給他教養大，然後再把天下交還給成王，成王很感激他，把他封到魯國來，就是現在的山東。雖然封到魯國來，他還是要求周公，繼續在天子的朝廷裏面，幫助天子來治天下。那麼由周公的兒子伯禽到了魯國來。雖然周公沒有自己到魯國來，但是他是開國的一個國君，因此魯國建立太廟，供奉的、祭祀的就是周公，因此這個太廟就是周公廟。

孔子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每一樁事情都問，因為在太廟裏面，祭祀的時候，那些程序，太廟裏面祭祀所用的那些禮物，包括盛載祭品的那些祭器，種種的很多，要奏樂的樂器，那太多了。每事問，孔夫子當然要問一問。「或曰」，有這麼一個人

就問，這沒有寫出名稱出來。「孰謂鄫人之子知禮乎」。孰當誰字講，謂是說，誰說。鄫人之子，鄫人就是指的孔子的父親，孔子的父親他的名字叫叔梁紇，注解裏面有的。他是在魯國鄫縣，那時叫邑，就等於我們現在是一個縣市一樣的，他是鄫邑的一個大夫，作那個地方的，就等於現在的縣市長。因此鄫人就指的孔夫子的父親。鄫人之子就指的孔夫子。誰說鄫人之子知禮乎，在那個時候，一般人都知道孔夫子，聖人對於這個禮，知道得很透徹，就是知禮。這個或人就問了，孔夫子到太廟裏面，什麼事都要問一問，表示他不知道才問，這樣看起來，大家都說鄫人之子，都說孔子是知禮，這怎麼能說知禮呢。所以說孰謂是反問的一句話，誰說鄫人之子知禮呀，為什麼呢，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他進到周公廟裏面，每一樁事情都要問一問。這是或人對於孔夫子的一種批評。「子聞之，曰：是禮也。」或人這樣批評孔夫子，認為孔夫子不知禮。孔夫子聽到或人這樣批評的時候，就說了是禮也，這個是就代表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孔夫子說，入太廟，每事問，這就是禮。

那麼這個問題是怎麼個說法子呢，首先要說入太廟，每事問在什麼時候，古人

注解說是，孔夫子那時在魯國，魯君在祭太廟的時候，孔子是參加、是個陪祭的人，或是幫助的、助祭的人，所以才入太廟，每事問。但是也有人認為，既是參加正式祭祀的時候，你陪祭的也好，在裏面幫助辦事情的也好，助祭的也好，都不容許有什麼問題，不容許問這個、問那個事情。因為正式行禮的時候，規規矩矩的，按照那個司儀所講的，你怎麼行動就怎麼行動，怎麼樣的行禮，你就是按照那個司儀所講的，那樣去行，這個時候有任何問題都不能夠問的。這個入太廟在什麼時候呢，古人有很多講法。雪廬老人他的看法，他是選擇一種，古人也有這個講法。那就是說，入太廟是太廟裏面，經常的在那邊演禮，演就是演習、預演。這有根據的，雪廬老人就是從《史記》裏面，《史記》〈孔子世家〉就講了，司馬遷親自到山東，到孔夫子家鄉去看過的。那時有孔子廟，在孔子廟裏面，還經常有學生們在裏面演禮。演練禮啊，有講解的時候，要練習的時候，在演禮。孔廟演禮，可見得君主祭太廟的時候，也要演禮。在演習的時候，那就可以問問了，這講入太廟，每事問，是這個時候。

再第二個問題，就是或人所講的，既是聖人知道禮了，那為什麼還要問呢？你問的問題，就證明你不知道禮呀，你才問啊。這是或人提出這個看法。孔夫子解釋的，就是子聞之，曰：是禮也。這就是禮，這問一問就是禮。為什麼問一問就是禮呢，在太廟裏面，那裏面的祭祀，包括種種的祭品，那裏面多得很，這個有關於禮啊，禮樂啊，太廟裏面除了禮，還有樂。比如說，現在祭孔有八佾舞，古時候天子祭太廟，有八佾舞，諸侯裏面要少一點。那個佾舞啊，舞的形式，舞的內容，有它的本質。舞要有這個音樂，那很多啊。就拿禮字來講，每一種禮品，要供的那些祭品的話，比如說，供的三牲，三牲以外，還有供的植物那些禮品，都有它一定的意義，都代表一定的含義。

學佛的人都知道，佛經裏面所提到，用比喻也好，舉出花草樹木這些東西，都有表法的，代表它這個佛法。那個宗廟裏面，這些任何一樁事情、一個東西，都有表法的意義。孔夫子、聖人當然知道，知道是知道，到這個太廟裏面，孔夫子不是為他個人，也許他帶著學生，或者有別人，他要問。一者表示，雖然自己知道，為

了慎重，還要問一問。再者，如果他帶著學生去觀禮的話，那就要問一問，讓學生知道，那裏面有專業的人在那裏說明，有這些道理啊。雖然知道，自己為什麼還要問呢，有個道理必得要明白，這個東西放的位置，有一定的位置。這一種共同的物品，要用什麼器具來盛載它，也有一定的啊，它代表什麼意思。如果說放的位置變動一下，那就錯了，必須要問。這個對於我們求學、日常辦事情，都非常有用的。你比如說，在家裏，我們學佛的人，大概可能的話，家裏都有供佛的。你作早晚功課，供的香這些，你供的時候，要檢查檢查。這為什麼呢，天下任何事情，你不是一直在那裏主辦那個事情，這中間空了一個時候，就有變數，中間都有變化的。這中間有變化，你要重新再檢查一遍，這就是慎重啊。

把這個用在日常，我們到外面辦事情也好，你送人家的東西，先預備好了。先預備好，你臨時送給人家，你還要檢查一下，這個中間恐怕還有變的、還有變數。所以這個又包含有很多意思在當中，並不是說，我知道，知道就放心了，必須要問一問。他這一問就是禮，也教人家，我們行禮的話，每一樁事情都要小心，不能那

樣隨便、粗心大意的。對於我們學佛的人，脩道固然要這樣小心，我們就是一般在社會上作事情，跟人家來往，這都要注意的。

所以孔子到太廟裏面去觀禮，參觀太廟裏面，在那演禮的時候，就是觀禮，什麼叫觀呢，觀，參觀，參觀就是學習，學習學問就是要問，是這個道理。

○子曰：射不主皮。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

現在請看一百二十頁，先把這經文看一看。孔子說了，「射」是射箭。「不主皮」，不是一定要射的目標射穿，叫不主皮，不一定要射穿那個目標。為什麼呢，「為」的是，這個為讀去聲，為的是「力不同科」。這個射，古時候有文射有武射，文射是演禮的。既是文射，大家的力量不相等，力量不相等啊，射箭的時候，那個皮就是在前面用一張布，布比如說，在布的當中畫一個的，就是目的那個的、標的物。那個布在這裏叫皮，也叫作侯，侯就是那個諸侯的侯，這個侯是一張布。一張布中間小一點，那是個目、叫作目的，那個目的叫作鵠。作為標的來講，讀古。那麼中心點、那個標的叫作鵠。不主皮的時候，就不一定把那個皮射穿了。因為你要射穿，要力量大一點。有的力量不夠，射不穿，但是這個沒有問題，不必要主皮，不一定要把那個目標射穿了。這個時候，因為來參加射擊、來演禮的時候，各人的力量不相等，不同科就是不相等的。自古以來就是這個道，就是這個講法。

比如說，舉行射擊比賽，射擊比賽在那個時候，有武射有文射。武射就是準備、

預備用在軍事上面，跟人家作戰、在射箭。這個文的方面，平時也學這個禮儀啊。禮儀的時候，那麼只看你射的時候，合乎不合乎那個規矩。在古時候行禮，詳細來講，在鄉下有鄉射，在鄉射更高一層的時候，有區域的，那個有很多種類的，凡是這一類的射，注重禮，分成三次。第一次的射，看你準備的一切都合乎不合乎禮，也就是說，你看合乎不合乎這些規矩。第二次，看你能不能夠射中那個目標，那就是主皮。那麼這個主皮有兩種講法，或者射中了，或者你把那個皮能夠射穿了，這兩者都可以。就是射中也好，射沒有穿過去也好，只看你射的那個姿勢對不對，射的那個方向，對著那個目標準確不準確。那麼只要那個箭頭射到那個目標，不貫穿也沒有關係，這是第二次射。第三次射的時候，就要完全配合這個禮的規矩，還要擊鼓，鼓是音樂，打那個鼓，看你射的時候，合乎不合乎擊鼓的那個節奏。所以這幾個程序，完全看你參加射擊的人，等於現在運動場上，參加射擊比賽一樣，看你是不是合乎禮樂的那種規矩。至於有沒有射穿那個標的，那個不在乎，孔子講，古時候都沒有講究這個，也就是射不主皮。

這一章就講，藉著射擊比賽，也要教人家學學禮樂，禮樂用的範圍廣泛得很，不是只講我們行禮的時候才講禮。那一樁事情都要合乎禮樂，禮是講規矩，講的內容就是要恭敬對方，要禮讓對方，樂是講一切要講和諧。古時候，就是在射擊比賽的時候，也要講這個，講規矩，講和諧，講禮讓。決不同於現代人，年輕的，你看，那外國好多，足球的，籃球的，還有其他那些比賽的話，往往看著看著，那些觀眾就打架了，打起來了，甚至於球員自己也互相打起來了，這是現代人，他不懂禮樂，不講禮樂。講禮樂的話，怎麼比賽就比賽啊，射中射不中，反求諸己，回來認為自己能力不夠，我回來好好練習，不能怪對方，處處要學禮樂。孔夫子也講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君子在社會上跟一切人，都不要跟人家爭奪任何東西。必須講，你若必定要有所爭，射，射擊，指射擊的時候呢，還講揖讓，還要互相行禮，還要揖讓。輸了不怪人家，自己回來感覺得技能不夠，我回來好好的再練習，是這樣的爭法。

從這個射擊上，這樣養成習慣，學成禮了，你參加政治、從事政治的話，絕對

不會像現在人，國內國外這些政治人物，他一競選、競選的時候，想到第一個就是要把對方、把他打倒。孔夫子絕對不贊成這種作法，不但政治如此，那一方面都是如此，都要處處禮讓，處處恭敬人家。為什麼這樣作呢，那就必定要明瞭了，你講這章書，你教人家完全按照禮這樣行的話，學儒的目的要學聖賢，學聖賢就要是了生脫死啊，你不這樣作，換作我是表面作作給人家看看，實際上我還是要跟人家爭，那就不是學出世法，不是在學道了，這個話不是很明顯嗎。

所以講中國的學術，你一定要把這個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吾道一以貫之，一定要貫通。貫通之後，我們自己老老實實這樣作，我們告訴人家，人家真正把這個道理明瞭之後，他也可以誠誠懇懇的照這麼作，不會作表面文章，作給人家看的，我們所以說，儒學推行出去，個人辦事情沒有障礙，在社會上，到處不會跟人家發生什麼衝突。那麼就整體社會人羣來講，你這個社會是安和，一切是平安是和氣。你是一個國君，治理這個國家，社會上的人都能這樣，互相禮讓，互相不跟人家爭奪，你這個政治多麼好啊，治天下就是天下太平。但是必得要將這個本義講清楚，你作

天子、作諸侯的人，你本身就這麼作，本身這樣作的時候，你教育你這些國民，國民他才感動，他看你這樣作的話，他才能夠感動，而且你把這個道理講得很清楚，我們在人世間這個生老病死是太苦了，家庭裏面也好，社會也好，家庭裏面真正說起來，一個人幾十年相處在一起，幾十年過了又分散了，這些東西，你要不願意這樣的話，那就必得要學道啊。唯有學道，才能夠把這個五倫，那樣和合得很好。

有生之年，從家庭到社會，懂得我們人與人之間來往，都是一種緣分，珍重這個緣分。那麼到臨命終的時候，我們學儒家文化，就跟佛法的普通法門一樣的，普通法門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儒家文化要成聖人，也是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好在我們現在學了特別法門、念佛，你拿儒家實實在在的脩持工夫，配合來念佛，那我們這一生就能夠成就的，這多麼好啊。這個道理講清楚的話，現在你來學這個《論語》，境界立刻就轉變，當下你就是有道之人，你就能齊家，你從事政治你就能治國，把自己國家治好了，你以這個作天下各國的模範，人家都來學你，你就可以使得天下太平，就現在來講世界和平，你就能辦得到。這章講為力不同科，射禮就是講這個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禮樂。

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

一百二十一頁，告朔的朔，就一年來講，正月初一這個朔；就每一個月來講，初一也是叫作朔。在古時候，就說是周朝吧，周天子他在新的一年之前，比如說我們現在是民國九十七年了，那麼在九十七年之前、在九十六年的冬天，快要過年了，天子就把治理天下的、各國的，包括天子自己，以及各國的每一個國家，他要制定行事曆，就等於我們現在制定行事曆一樣的，那一個月要辦那些事情，天子自己明年這十二個月，每個月辦那些事情。其他各國的國君，他要知道，他這個國家每個月辦的事情。這個由周天子統一規定，統一規定之後，制定一個正式的寫上，叫作書這一類的東西，就等於現在這個行事曆，叫作月令，每個月的令，月令就是天子的命令。這種月令，天子有一分，他自己放在太廟裏面。各國諸侯在過年之前，要到天子那裏領回來，領回來把這個月令存在自己國家之內，他有太廟，存在太廟裏面。那麼在一年開始，正月初一，他要進太廟來祭太廟「告朔」，行告朔禮，行告朔禮的時候，就知道這一年，他的國家要辦那些事情。除了一年這個正月初一之外，

每一箇月初一，都要到太廟裏面去行告朔禮。行告朔禮的時候，當然要祭品，那個時候，祭品也不一樣，諸侯國用羊這一類的。開始都是這樣，但是在魯國到後來，慢慢就變了。開始的時候國君就沒有去，到後來乾脆就不行禮了。不行禮啊，還是照樣的送一個「餼羊」，餼羊就是殺了之後，沒有煮熟的，把這個殺了之後沒有煮熟的羊，送到太廟裏面去，表示這個禮儀還存著。子貢認為既然國君沒有親自去祭，去行告朔這個禮，你送這個羊，而且把這個羊殺了之後，這個不好啊，主張去之，想既然不行禮，送這個羊又有什麼用呢，所以主張去之。

孔子不贊成，孔子說，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你愛惜這個餼羊固然好，但是我更愛這個禮。為什麼呢，雖然國君沒有去行這個禮，還要送一個餼羊，讓人家知道還有這個禮，到後來國君，他還想要按照這個禮，再去祭祀宗廟的時候，還知道怎麼行法。你如果連這餼羊都去掉、沒有了，以後人家想學，想行禮也沒辦法行了。這是孔子講，不要去餼羊用心就在此。所以今日之下，禮固然大家不講了，但是禮的形式還是要，如果沒有禮儀、不講規矩，那連這個禮、禮讓，更沒辦法講了。

○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

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第一百二十四頁，這一章經兩句話。在孔子那個時候，魯家以及其他的各國，朝廷裏的臣子，對於君主應該怎麼樣的盡禮，都不大注重了。但是孔子呢，仍然按照禮去事奉君主。孔子所以在這裏講，「事君盡禮。」事君就是作個臣子的，怎麼樣的拿這個禮來對待君主。事君就是作君主的臣子，幫助君主來作事情，叫事君、事奉君主。盡禮，就是應該怎麼樣盡到作臣子的禮。在那個時候，孔子說，「人以為諂也」，這就是沒有辦法了，當時候，你要盡當臣子的禮，應該是盡禮的；可是別人不盡禮，他反而認為你盡禮的人，對君主是一個諂媚的行為，這就顛倒了。

你看孔安國注解的這一段，時，就是當時候，事君者多無禮，當時候，孔子是魯國人，也在魯國作臣子。所以當時魯國的那些臣子事君，多無禮，多是很多，都不講禮了。故以有禮者為諂也，他們那些無禮的、事君的人，以為盡禮、有禮的，是一種諂媚的話。這指在魯國那個時候，三桓之家。三桓之家是孟孫、叔孫、季孫

氏這三家。這三家可以說對於魯君，都是沒有禮的。孔子他還是仍然依照禮，怎麼樣來事奉君主，就怎麼樣事奉。我們學聖人就是這樣學法子。引申這個意思來講，我們現在看看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把這一條推廣的來研究，父母子女的關係，我們作子女的人，不管現在社會上，那些對父母不講究孝道了，我們既然學《論語》、學道，我們應該要盡分，盡到這個孝道。我們對於在家裏的、平輩的兄弟姊妹之間，我們互相照這個五倫而行，自古以來，聖賢教授我們的，我們按照聖賢的教育，如何跟兄弟姊妹之間相處，我們照聖人的話來學。朋友也是如此，現在社會上都是不講信用了，那我們跟朋友之間來往，不但朋友，凡是我們跟社會人士、一般人來往，有什麼事情，我們自己講究信用、講信。為什麼呢，脩道的人在這一方面，自己這個脩養不能不注意。那人家不講信用，那是他人的事情。印光祖師講敦倫盡分，盡分是盡的自己，自己脩道必須要盡自己本分。孔子在這一章經就說君臣的關係，君臣就是五倫之中的一倫。不論當時候，別人怎麼樣對待君主，怎麼樣不好，孔子還是盡到臣子應盡的本分，這一章經書就是孔子教我們盡分。

○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。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

下面在一百二十五頁。根據孔安國注解，定公是魯國的君主，是魯定公。定公這是他的諡號。當時魯國朝廷的臣子，對君主都是失禮，失禮就是不講禮了。所以定公就感覺得，這些臣子怎麼對君主這樣沒有禮呀，所以他來問孔子，孔子就答復他。定公本來就問，「君使臣」，君主，使臣就是叫臣子辦事情。「臣事君」，臣子怎麼樣事奉君主，比如說，君主交辦臣子事情叫使臣。臣子接到君主交辦的事情，他就去作事、就照辦，這叫事君。「如之何」，如之何就是定公就問，君主怎麼樣的使臣，臣怎麼樣的事君。

孔子告訴他，君主使臣，你就是怎麼樣對待臣子，就是要用什麼呢，要用禮啊，拿禮來待臣子。不但是那時候君待臣子，我們到現在，你看機關首長怎樣對待他機關裏面的主管和一般的職員。在孔子講要「以禮」。禮是什麼呢，我們現在講，國家在這個政府裏面，在各級政府的這個機關裏面，他都有規定機關每一個人員應該

辦的那些事情，現在政府各級機關，都定有每個人的職掌說明。你擔任這一個職務，你的職務應該辦那些事情，都有一定規矩的。除這個以外，這個機關首長對於他所領導的、各單位的主管，以及所有的職員，都要講禮啊，都要尊重他這個機關裏面所有的人。孔子那時候教魯定公就說，你對待你朝廷裏面大臣、小臣，都要尊重他們各人所職掌的那些職責、那些工作。你君主交給他的事情，你就要尊重他權限之內的、他的專業職責，你就要尊重他。除尊重他的工作職責以外，你對於他的人格，都要尊重。見著面，在古時候，臣子對君主一定要敬禮，君主也有一定的禮數怎麼樣對待臣子，所以「君使臣以禮」。

「臣事君以忠」，就臣子這一方面來講，他在朝廷裏面作了臣子，就要把自己應該負責辦的那些事情，要辦得很好，盡到自己的職責，這就是盡忠。這個中間，事情應該作到十分，他只作到七八分，這就不行啊。該作十分，就要作到十分，不能打折扣。這是一個禮，一個忠。忠，就是把事情辦好。禮呢，就是你對待臣子，就按照國家制定的規矩，來待臣子。

孔子講這兩種，我們研究甚麼呢，孔子的話很簡單。你要拿現在的人事方面，來對照著研究你就知道，孔子講這兩句話非常重要。我們從孔子這兩句話反面來講，反面來想，君使臣以禮，如果不以禮，什麼樣的情況會出現呢。機關裏的長官，機關首長，比如說在這個機關，你作一個科長，或者是作一個局長，作個教育局長，或者是作社會局長。如果這個縣長，他雖然叫你作教育局長，他就叫你完全配合他的事情，不是按照這個規矩。你按照教育局長本分之內的工作來作，他卻叫你替他私人辦事情，替他私人藉著教育行政，辦他私人的事情。社會局長也是，其他的各局長，他都叫你這樣替他私人辦事情，這就不是以禮。那你作這個局長，你看看，你作不下去的。臣事君以忠，如果你作一個教育局長，你心裏想的，你作的事情，不把教育這個事情放在心裏，你就想揣摩這個縣長的什麼心理，我怎麼樣作，他才對我有好感，這就不忠。盡忠就是你作教育局長，你就把你這個教育這一方面、行政這一方面辦好，其他各局都是如此。這在今日之下，想這麼作就不大容易的，那就要自己要用智慧了。

所以我們研究孔夫子講的道理，研究這個經文很容易，我們一看就明白。孔子講的道，就是講這個，指導我們脩道的。我們只能夠把這經文解釋清楚，遇到我們自己實際的工作，實際的跟人家相處，能不能夠照孔子講的這樣作。遇到這種情況，沒辦法這麼作的時候，我們就衡量了。如果我們在一個地方政府作一個局長，機關首長要我這麼作，我就不能夠這樣作。不能夠這麼作，職位保持不了，保持不了沒關係，與自己脩道沒有妨礙。如果要保持自己的職位，甚至於還想把這個機關首長，在人事上攀緣好了，他可以更加以提拔我，有這個想法，想想看，這很可怕，這就跟脩道，背道而馳了。我們無論如何，到這個人世間來，好不容易接觸了中國文化。現在中國文化，我們大家不講了，我們好不容易接觸到這個。接觸之後，你就拿孔夫子講的話，就是跟佛法一樣的，必須要照這麼去修行，照這話去作，我們就是脩道。不能照著作，我們脩道就沒辦法脩了。

那麼也許要問，我不配合機關首長的話，我在這個機關待不下去了，我就要失業了。過去雪公就說，失業了，這個局長不作，我回家到外面撿破爛，我還可以維

持生活。隨便作什麼事情，還可以維持生活。既然有能力可以在一個機關裏，作一個單位主管了，你把這單位主管辭掉的話，憑自己的學術、辦事能力的話，想在世間維持一個家庭生活，還維持不了嗎，不會的，生活還有什麼問題呢。所以不要害怕，只要真正在脩道上面，心心念念在道上面行，生活問題，不會有什麼大困難。學佛的人都知道，你要發心行菩薩道，真正在行菩薩道，從有佛法以來，還沒有聽說那一個菩薩餓死了，行菩薩道先自己餓死了，沒有啊。那儒家，孔夫子教你學儒，就要學君子儒，君子儒就與佛家行菩薩道是一樣的。你要作君子儒，你就是要發心，把我們從中國的古聖先王，教人學聖人的這個道，一方面自己來脩，一方面來教化他人，那就是君子儒。你學君子儒的時候，恐怕不會是我學君子儒，我就失了業，我生活過不去，餓死了，不會的。古時候那些讀書人，他書念好了，也參加國家考試。考了以後，最初考了個秀才，然後考不上了，考不上那秀才怎麼辦呢，他教書啊。或者考上了，參加國家考試，考到了進士、翰林，這就可以有官作了。有一些讀書人，他不願意作官，他寧願在家裏自食其力，很多的。為什麼呢，他注重在學道。我們一個人到人世間來，好不容易。這一生到人間來，我們遇到儒家講的這樣

好的道理，我們不能放棄。

對於這一章，真了解孔子講的話，要自己去作，作到一分，就感受得到，受用就有一分，作到十分，受用就有十分。

○子曰：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

〈關雎〉是《詩經》開頭的一篇詩。孔子就講，「關雎」這一篇詩，「樂而不淫」，講到歡樂的時候，淫是什麼，淫是過分了。樂是樂得不過分，就不至於淫。「哀而不傷」，說到有哀的時候，但是哀不會傷，對於身心沒有什麼傷害。孔夫子為什麼講這兩句話呢，〈關雎〉這一篇詩，那個時候詩人作這個詩，就是講周文王。周文王要求得一個很賢慧的女子作他的夫人，在想怎麼樣求得這麼理想的、賢慧的女子，來作夫人呢。那個時候文王，周家還沒有天下的時候，還在西邊，是一個小國家。那時候他要求夫人的時候，在沒有求到之前，白天也好，夜間睡眠也好，一心想，想著想著的話，連睡覺都睡不好，這叫哀，哀而不傷。後來求到了，求到的時候就樂了，鐘鼓樂之，琴瑟友之。但是樂呢，樂也不過分。為什麼不過分，這就正是代表五倫，夫婦是五倫的開端。

《詩經》的序言，作的序文裏面講，〈關雎〉這一篇詩，是《詩經》〈國風〉的開始，因為《詩經》有風、有雅、有頌。風是各國的〈國風〉，風俗習慣那個風；

雅有〈小雅〉、有〈大雅〉；後面是頌，頌就是天子祭太廟所用的那個詩，叫作頌。〈關雎〉是〈國風〉開始的一篇，詩序裏面就講，〈國風〉這個詩，風是來教化天下的、教化天下人；風是一種風氣，天子也好，各國的國君也好，屬於風的這個詩作出來，就要能夠教化人家，大家都能够在五倫這一方面，都能够端正五倫的這個教育。

而夫婦就是五倫的開端，所以這個序文裏面講，風是風天下，而正夫婦。夫婦也要講究正啊。不但夫婦要正，五倫都要正。比如前面孔子講的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，這就是正。違背這個就是不正，這就邪了。那麼夫婦正，丈夫有丈夫應盡的責任，作夫人有作夫人應盡的責任，就是正夫婦。你作天子的，作國君的，夫婦一正了，天下人都跟著學，所以這麼重要啊。孔子講這兩句話，重要在那裏呢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不過分。樂得過分了，這就不好，淫了就不好。哀而不傷，哀得過分，也就傷了。各位看看現在，常常在新聞媒體上報導出來，樂得過分了，就發生問題。這個哀過分了，也有問題。求婚求不到，或者是年輕男女婚姻問

題，家長不同意，一發生問題了，就哀了。哀是要加以節制，要想辦法來處理這個問題。沒有辦法處理的話，往往走上哀而傷害，兩者都受到傷害，這些事情很多。

在這裏孔夫子講，以周文王求夫人那種情形，周文王是一個聖人了，他所以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就是《中庸》裏面所講的中道。《中庸》裏面教我們學中道，從那裏開始學呢，就是後面說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能夠這樣養中和，就是一步步的學中庸之道，儒家講中道，佛家也是講中道。佛家脩行，無論那一宗都不能偏，都要講中道。

所以孔子這一章經，這兩句話這麼簡單，就是教我們學中道。夫婦如此，推到五倫，每一倫都是這樣學中道。不學中道、過分了，比如說《二十四孝》裏面，有一個〈郭巨埋兒〉。郭巨，他為了要對母親盡孝，他送東西給他老母親吃，老母親就愛護這個孫子，把這東西給她孫兒吃。郭巨心想，這個小孩不好，送給母親是盡孝啊，母親把這個好吃的東西，送給他的兒子、送給孫子去吃。一想，不對，把她孫子找個地方埋掉，這就沒事了。然後他想，這樣把兒子、小兒子埋掉以後，送好

東西給他母親，他母親就只好自己吃了，他是這個想法。《二十四孝》裏面當然是講好的，後來他挖地，一挖，地裏面就挖出黃金出來了。但是這種動機、這個心理是不對的。雪廬老人就講，你這個盡孝就是過分了。你要研究，你郭巨要送好吃的東西，給老母親吃，老母親為什麼把好吃的東西，轉送給她孫子吃，她的心就在她的孫子身上。你要把這個孫子、把她孫子埋掉了以後，以後你送她的東西，這個母親吃不下去啊。不但吃不下去，那個孫子就是她的心，你把她的孫子埋掉了以後，就等於把你母親的心、叫她的心理也就是傷害到死。不通人情世故就是到這種程度，所以禮的重要在那裏，學禮樂啊，學禮的重要就在此，不能過分。我們把這一章經，從夫婦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，外面的朋友、君臣，都要根據這裏講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這兩句話，重點就是要作到中道，脩道就是要中道。

這一章就講到這裏了，後面《講要》很多，各位在課外的時間，好好看一看。比如說，這一章是講文王，想求那個窈窕淑女作夫人。在《十三經注疏》裏面，他是另外一個講法。《十三經注疏》裏面，好像是鄭康成注解的，他說不是文王求夫

人，是文王的夫人，替文王求淑女，是這個講法。但是根據後來很多注解的考據，認為照後面這講法好，以文王求夫人比較好。這是日本的竹添光鴻，以及中興大學教授王禮卿老師，他的考據，都認為是文王求夫人，這個講解比較好，我們就根據這個講法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戰栗。子聞之，曰：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

請各位看一二八頁，這一章經開始，「哀公問社於宰我」，這算是一段。「宰我對曰」，到後面「曰：使民戰栗」，這又是一段。後面「子聞之」到「既往不咎」，又是一段。

我們先看前面這一句，「哀公問社於宰我」。社是管土地的一個神，社神。哀公就問這個社，社神，古時候拜神明，要作個標誌，這個標誌叫作主，用一塊木頭。用一塊木頭就標示那個神明的位置，就是代表神明，這叫作主。那麼宰我呢，宰我是魯國人，是孔子的弟子。孔子教學生有四科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。宰我就跟子貢這兩位，他們在孔子門中，在言語這一方面，比一般同學都好，所以言語科裏面，他是特別擅長。這個時候，魯哀公為什麼向宰我問社呢，當時候祭這個社，就是祭祀這土神，管土地的土神。問社就是問祭祀這個社，要用一塊木頭。用什麼樣的木頭來代表這個神，所以他問宰我。

宰我就回答他，「對曰」，就是對魯哀公說。經文像這個用字，各位就要注意一下，凡是臣對君主，不能講答復，要講對。就是一般對長輩的、答復長輩的話，也不能講答復，要講對。比如說，我們在家裏面，父母有什麼事情問我們，我們不能講答復，我們講對，答是平等的，這些都是禮上面要注意的事情。所以宰我就對魯哀公說，「夏后氏」就是夏朝，它這個社主，社主就是用一塊木頭，來作這神的主位，它是用什麼呢，用松樹，用松樹這個木頭來作社主。「殷人以柏」，殷朝它是用柏樹，作這個神主。周呢，周家「以栗」，是栗樹。三代用什麼樣的木料，作這個社主，講清楚了。後面加上一句，「曰：使民戰栗。」使民戰栗就是，周家用栗樹，那麼應該說夏后氏用松，有他用松樹的意義，殷家用柏樹，也有用柏樹的一個意義。現在前面兩個朝代都不講，單講周家的。周家用栗樹，是代表什麼意思呢，使民戰栗，就用這個栗樹作社神的主、作社主，是在叫一般人民有畏懼，戰栗就是見了這個栗樹所作的社主，害怕，害怕這個，甚至於就發抖了，在顫抖，叫戰栗。

這一句話是代表什麼意思呢，後面注解有講的，這裏我就大致的說一說。魯哀

公那個時候，有三家卿大夫，這前面都講過了。這三家卿大夫，就把國君的君權分去了，把君權由三家分別掌控了，就是等於君權旁落在這三家手中，君主自己什麼事情不能作主。你看看，這個君主作起來，心裏不好受。到魯哀公這個時候，魯哀公就想，怎麼樣把君主的這個權力收回來，你要收回來，不那麼容易的，已經由這三家掌握住了。不但哀公這時候（昭、定、哀），哀公以前是定公，魯定公以前是魯昭公，昭公那個時候，想收回君權，來征服這三家，結果反而被三家把他趕出去了。可以想見三家那個勢力，強大得很。所以一直魯定公也感覺受不了，他有事情也藉著要問孔子。魯哀公呢，愈到後來，這個三家愈是不理會這個君主了，把君主放在一邊，所以魯哀公感覺受不了。受不了，想怎麼樣處理三家所掌的權，把這個權收回來。那你不用武力是不行的，不用武力你能夠收得回來嗎。但是他又不敢講，不敢明講，所以問社於宰我，藉著這個社主來問宰我。

宰我，他是在孔子這些弟子之中，他最懂得言語，所謂懂得言語，就是說一聽別人說的什麼話，他就了解他是什麼意思。所以魯哀公問社的時候，沒有講他的用

意是什麼。那一聽，宰我就明白了。啊，他有這個意思。既是有這個意思呢，他又沒有明白問，宰我也就不明白的答復他，講到後來就說使民戰栗，這句話夠了，他這一說出之後，魯哀公當然明白了。明白是明白了，意思就是答復哀公，你要把你這個君權收回來，沒問題，你用武力也好，什麼都可以的，這是使民戰栗含有這個意思在當中。但是一想，你魯哀公在這個時候，三家勢力愈到後來，勢力愈強大，你要動武，那好不容易。一動武，國內內戰就出現了，而且你哀公現在軍權、他這個國家軍事的兵力也掌握在三家手中，那你怎麼辦，所以孔子不贊成。

下面說「子聞之」，孔子聽到哀公問社，宰我是這樣的答復他。「曰」，孔子就說了，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」孔子答復這三句話，這三句話，代表孔聖人對於世間任何事情發生了，怎麼樣解決，聖人的看法，那就是與一般人不同的。首先看「成事不說」，成事，這個成事指的是什麼呢，就是魯哀公君主的權力，這個權柄已經失掉很久了，不是哀公這個時候才失掉，在他以前的，這個君權就旁落在三家，算是這個事情成了定局了。成了定局，就孔子看法，不必提了，你也別

想收回來，收回你這個君權了。你不講收回來，你這個君主，還可以勉強維持君主一個地位。你想收回來，一發動軍事武力，你未必能夠收得回來。說不定，你被這三家把你趕出去了。那麼連帶的，國內一旦有戰爭，一般民眾那就受害了。

所以自古以來，一個國家，除非遇到外面侵略過來，就像在民國時代，日本人侵佔了東三省，這還不算，後來到了北京，打到盧溝橋了，這真的沒辦法了，那就要反抗。所以中日戰爭的時候，就中國來講，是抗日戰爭，抵抗日本侵略才戰爭。否則的話不能夠發動戰爭。你一發動戰爭，那麼國民的災難，那個是沒辦法估計的。所以孔子在這裏，他說這看法。你魯哀公失了政，你暫時維持吧，不必再打那個妄想了，你收不回來，你不必收了。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「遂事不諫」，這一句話是對宰我講的。宰我就是答復哀公，你使民戰栗。使民戰栗意思就是說，拿你君主的這個權力，叫這三家來服從你。孔子看法，你這個諫勸、諫告哀公是不對的。雖然不對，但是你話已經說出來了，你這個話說得不對，不應該這麼說。為什麼不應該說呢，三家分別掌握了君權，這是遂事，已經造成了三家那種勢力了。對三家來講，

已經遂心的事情、稱心的事情，它已經造成了。三家稱心如意的事情，已經造成了，你還勸告魯君、還勸告哀公，勸得不對。你在說話之前，應該注意，你看看，三家勢力已經養成了，你就不應該說使民戰栗，不應該這樣諫勸魯君的。這是孔夫子認為，宰我說這話，說得不對，遂事，已經遂事，不能夠這樣諫勸魯哀公。第三句話呢，「既往不咎」。孔子把上面，一個是就哀公這一方面講的，一個是就宰我這一方面來諫勸的不對，就講完了。講完的話，孔夫子，看看，這個既往不咎指的是誰呢，就說宰我，不應該諫勸魯君，但是你已經諫勸了，你話已經說出來了，叫既往，宰我對魯哀公的話，已經說出來了，說出來，你收不回來，要是普通人，就是把宰我責備一頓，你怎麼這樣說話呢，那你追咎他了，追咎你的話說得不好。那孔子，你看，啊，既往了，你這話說出去了，咎，我也不追咎了，也不責備你了。

你看看，聖人對於一樁事情，從三方面來分析、來講。分析得非常合情合理，仔細體驗體驗。不是孔夫子聖人的話，任何一個人來看這個問題，別說沒有辦法像孔夫子，三方面都顧慮到了，他連這章經所講的，哀公問的這個事情，宰我答復的

言語的含意，看都看不明白。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遇到孔夫子講這三句話，就往這邊學。我們一個人，無論是古時候以及現代，我們只要一與人相處、有來往，就會遇到這些問題，很多。遇到這些問題，我們怎麼處理，孔夫子講的話，可以作為我們來研究、來學習，是最好的一个示範。

第一句，孔子把那個事情，看得很清楚，解決這個事情，也講得非常明白，不能夠輕舉妄動，一動就壞了。這是聖人的智慧，看得這麼清楚。第二句，就跟第一句有關係的。勸告有什麼用呢，我們一個人，對於人家有時候要建議人家，我們建議人家作什麼事情。或者人家問我們，有什麼問題問我們，希望我們替他有一個建議。那我們就考慮，遇到人家問題，我們怎麼樣考慮，曾子講，為人謀而不忠乎。為人謀而不忠乎，這個忠，還要當中含有許多智慧，很多學問。學問不到、智慧不夠，就是忠的話，自己建議得不對，那也是害了人家。所以第二句裏面，含有很多經驗、閱歷、智慧。我們要能夠，替人家建議一樁事情，好不容易的呀。這個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把聖人的言語記住。經書多多背誦、多記住，到時候，我們才能用

得出來。既往不咎，更了不得了。我們普通人，看見人家犯了什麼過失，與我自己沒有關係的，我們就是看不起人家，你看，這個人怎麼這麼愚癡，這是一般人都有這個心理。遇到與自己有利害關係的時候，那就不肯饒恕人家了，那要追究，追究到底了。孔子則，既往不咎，這句話要多多的念，聖人對待人，就是這麼樣寬恕。你一想，咎，咎也沒有用。追咎，什麼事情，你要追咎，它事情造成了，追咎有什麼用呢。要是普通人，他就算是不追咎的話，心理還是忿忿不平。忿忿不平就是沒有中和之氣，孔聖人在這裏，說一句話，既往不咎，你看，這個聖人的心，我們就要學。我們對待一切人，作錯誤的事情，我們要不咎。你拿既往不咎孔子這一句話，拿來作我們自己的、講究待人接物的一種厚道，這就是厚道。

這一章經，雪公特別的寫了講義。哀公問社於宰我，一直到後面使民戰栗，後面子聞之，曰：既往不咎。這一章雪公寫的講義，各位好好的在課外時間，多看幾遍。雪公講《論語》，也不是那麼簡單的，他老人家對於古人注解的，這一章經，古人注解好多。所以他老人家，綜合的把古人的注解都看了，最後他自己寫了講義。

我們根據雪公講義，多看一看，然後再回過頭來，看孔子講這一章經，那就有味了。我們學孔子，就是學孔子後面這三句話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，記在心裏。記在心裏幹什麼呢，我們從家庭到社會，對待家裏的人怎麼樣，遇到這些問題；在社會上，跟朋友、君臣之間，以及對待一般人，果然我們都照孔夫子所講的這三句話，那你的智慧、你的閱歷都出現了。我們自己本來沒有這樣的智慧、也沒有這樣的閱歷，那我們為什麼讀書呢，讀書就是把聖人的言語讀過來，我們就依照聖人的言語，來這樣學習，就把聖人的智慧，變成我們自己的智慧了。你看，這多麼節省，多麼有效啊。

如果不照孔夫子這樣講的，我們去學習的話，靠我們自己，自己遇到事情，作錯了。作錯了，然後，啊，我學了一個經驗了；然後，那我們每天遇到外面，跟人家來往、相處的事情，太多了，每一樁事情都要作錯了以後，自己再反省、再學習，當作經驗，那我們這一生吃的虧太多了。學習聖人的言語，好處就在這裏，免得自己在外邊，作了很多錯誤的事情。我們要了解，我們說錯了話，作錯誤的事情，今

日之下，社會上沒有孔夫子。孔夫子可以既往不咎，可以原諒我們。在現在我們作錯了事情，說錯了話，人家不會對於我們既往不咎，不會原諒的。所以我們學了孔夫子這三句話，我們就有智慧了。我們對於一切問題的看法，就很深入，我們就學習到孔夫子那樣的厚道，那樣的智慧。

○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：管仲儉乎。曰：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。然則管仲知禮乎。曰：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；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。

現在請各位看一百三十三頁。管仲，大家知道，是幫助齊桓公創霸業，那在當時是了不起的事情。那時候，周天子的力量已經衰微了，那是東周了。西周是很好，後來從周平王遷到東邊來，那叫東周。遷到東周的時候，各國的那些君主、那些大國家，勢力就一天一天大起來了。相對之下，周天子啊，天子的力量也一天一天衰下去。當時候，齊桓公由於管仲幫助他，創了這個霸業，創霸業這個動機還是不錯的。他有一個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尊王攘夷。尊王，王就是指的周天子，尊敬、尊重周天子，各國雖然國君的勢力很強大，但是，齊桓公還是要率領各國的君主來尊重周天子，叫尊王。另外呢，攘夷，夷就是外族。為什麼由西周到東周呢，就是那個犬戎外族，把這周王、把他趕到東邊來了。那麼齊桓公創霸業，一個就是尊王，一個就是攘夷。攘夷就是抵禦外族來侵略。那麼這個事業，管仲幫助齊桓公創造這個

霸業，在當時一直到孔夫子那個時候，一提到管仲是鼎鼎大名的，認為管仲這是一個人物。

但是孔夫子在這裏講，「管仲之器小哉」，管仲這個人器量不大，小，他器量小。但是，你要看看孔夫子講這個話，只講管仲之器小，別的沒有說。所以或人就問了，「管仲儉乎」，他就問孔子，你說管仲這個器很小，那是不是他很節儉呢。節儉，一般人說他是小器。這是或人的一種誤解，他把孔子所講的，管仲之器小哉，沒有把孔夫子的話聽明白，所以他認為是指的他是儉，過於儉了。孔子就跟或人講，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。」管氏就是管仲，有三歸，三歸，這個古人注解有很多講法，有的是什麼呢，三歸是齊桓公賜給管仲，娶了三家的女子，就是三姓女子，歸是一般于歸的歸，是這個講法。有的說呢，這個三歸有三臺、三個建築物。再有說，他有三個家，三處，種種講法。那還有其他說法，不講了。在這裏，這個三歸是作三個儲藏財產的倉庫，這個比較合理一點。這三種倉庫可以說是管仲這個三處，有三種倉庫，他就談不上節儉了。還有官事不攝，他家的佣人，各有一分專

職、不兼的，一人作一分職務，這個都不算是儉。那麼或人又問，管仲知禮沒有呢，孔子說，「邦君樹塞門」，邦君是樹門的屏風，塞門，管仲也有。「邦君為兩君之好」，互相宴會的時候，旁邊「有反坫」，管氏也有。你說管仲知禮，「孰不知禮」，孔子說，從這些地方看來，他既談不上節儉，也談不上知禮。

孔子先講「管仲之器小哉」，為什麼孔子要說管仲之器小呢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管仲在春秋時代可以說，不但是齊國，各國都知道管仲這個大名，因為他是幫助齊桓公創霸業，在當時整個大陸就是一個天下，天下聞名的，都說這個管子是一個偉人。但是孔子看法，他說器量小。「或曰」，有這麼一個人就有看法了，他說孔子說管仲器量小，是不是因為管仲這個人很節儉。那麼這個節儉說得又不對了，所以孔子又講，「曰：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。」管氏有三歸，前面有好幾種的注解，有不同的講法。比較合理的講法，管仲他因為家裏財富也不少，所以這個三歸就是有三個倉庫，這個比較合乎經義的，所以孔子講管仲家裏有三座倉庫。另外官事不攝，甚麼叫不攝呢，攝是兼辦的，一個人只專作那一項工作，不兼辦其他

的工作。各位有很多在學校裏當老師，你就知道，現在學校裏叫老師們兼的事情，不少啊，你除了講課以外，還兼行政上的工作也不少。但是呢，管仲家裏，他的佣人，他家裏的佣人不兼別的工作，他指定他作什麼工作，就作什麼工作，另外的工作不攝，就不兼了。這就沒有把家裏的佣人，沒有講到節儉。因為，比如說，叫他家裏用的人，兼辦別的事情的話，那就少用一些人，這就節儉了。他一人辦一樁事情，那用的人多了，這就談不上節儉了。所以孔子舉出了，他有三歸，這是因為齊桓公賜給他的財產不少，所以有三個地方來儲藏這個財物；在他家裏用的佣人，叫官事。古時候，比如說像管仲這樣的人，他家裏用的人都叫作官事。他呢不攝，一人主管一樁事情。焉得儉，焉當何字講，何能說得上他是儉呢。

這個或人一聽孔子這麼說，他算不上是儉了，他又問，「然則管仲知禮乎」。然則這個話一轉，管仲他知道禮嗎。這個或人又是一種誤會，孔子又答復他了。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。」所謂樹塞門，在那個時候，國君他為了把他住的地方，內外有所分別，所以這個門用一個樹，所謂樹塞門，就是用一個樹木作一個屏風。

我們現在在臺灣，有很多家庭還是在門口，作一個屏風，那個時候叫作樹塞門，用樹木作的。塞就是把那個門，把它遮蔽起來。不要人在門外一看，就看到門裏了。那個時候，只有國君才可以這麼作。這樣作的時候，這個樹塞門有一定規矩的，這個樹應該放在什麼地方，有一定規矩的。所以管氏他也是用樹塞門，這就違背禮了。

還有，孔子說，「邦君為兩君之好」，兩個國家的國君在一起宴會的時候，就等於現在國際上，這一國家邀那一個國家的元首，到他那裏去訪問。那一國家，然後再回報，這個國家的來往。那麼在來往之間，在國君與國君，則為了友好的關係，在宴會的時候，「有反坫」，反坫是什麼呢，兩君在會餐的時候，那個席上，比如說用喝酒的酒杯子這一類的，喝過之後，另外放在酒席的旁邊，另外作一個臺子，把那個酒杯這一類的東西，放在那上面，不必放在這個酒席的桌子上面。這是國君為兩君之好，才有這個反坫，有這個設備。可是管氏呢，管仲他邀請朋友到他家裏，來會餐、來宴會的時候，也作了有一個反坫。孔子說了「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」，你說管仲知道禮，他這兩樁事情都是違背禮的，你再說他識禮知禮，那誰不知禮呢。

孔子為什麼說管仲器小，而這個或人都是有一些誤解，也不知道孔子為什麼講管仲之器小。在這裏我們要了解，孔子在這裏是講管仲器小，在另外也是同樣在《論語》記載的，很稱讚管仲，對於中國文化維持，不被外族來改變的話，管仲有很大的功勞，所以孔子就讚歎他。比如說，齊桓公有管仲來幫助他，創霸業的時候，齊桓公有個很重要的一個主題。這個主題說出來給國際人士都知道，那就是說尊王攘夷，尊，尊敬周天子，那時候周天子就叫王；攘夷呢，攘夷就是抵禦，把外族的那些文化，把它抵禦，不讓它到中原地帶來，不讓它改變。所以孔子講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微管仲，假設沒有管仲的話，孔子講，我現在就是被了頭髮。頭髮在古時候，從三皇五帝以來，這個頭髮都是怎麼挽結的辦法，那時女子的頭髮，都是把它盤在後面，盤個像大餅一樣的，盤在後面；男子呢，把頭髮也留著，也編了辮子，辮子編好也繞在頭上。外國那時候，夷狄不是這樣，他頭髮披下來，既不編辮子，也不把它挽結起來，不會的，就是被過來，這是一樁事情。

穿的衣服呢，我們現在穿的，一直到清朝，都是衣服是扣子扣在右邊。那個左

衽，左衽不是這樣，把這個扣在左邊的，這就是文化的不同。所以這個是孔子在另外的地方，也稱讚管仲對於維護中國文化，很有功勞。而且讚歎管仲作的事情，都是合乎仁者，合乎仁義的仁。那麼在這裏，是就這一樁事情來說他器量小。所謂器量小，就是證實或人所講、所問的，一個管仲是不是很節儉，一個管仲是不是知禮。那個或人問的，正好是孔子不贊成的這兩種。他不但不儉，而且奢侈；不但不是知禮，而且正好孔子責備管仲，就是不知禮。因為這兩樁事情，所以說管仲之器量小。

在《論語》裏別處也講，孔子就說，富而好禮，一個富有的人，他不要奢侈，不但不奢侈，而且要好禮。管仲不是如此，所以他又是樹塞門，又是反坫，這就違背了富而好禮，管仲不但是富，而且是一個卿大夫的地位。從這裏可以知道孔聖人，論人論事，是就事論事，就那樁事情來講。為什麼呢，孔子每一句話都是教育，他教我們學的時候，分清楚那一樁事情是對的，那一樁事情是不對的。對於一個所好的人，也要知道他有不好的一面；對於自己所惡的人，也要知道他有好的一面。孔子教育，教我們論人論事，都要取這個態度。

我們照孔子這樣學的話，目的就是要去個人自己的成見。我們學道、求學問，要能真正得到真學問，就是要把自己的成見破除。一個人有成見，這是人人都免不了。我們讀這一章書，要知道這個主要的意義，真正說起來，我們一個人在世間上，跟人家來往，遇到很多障礙，不能怪別人，往往就是自己的成見造成的。自己有成見了，處處不必要的那些麻煩，跟人家來往，跟人家有所爭執，那都是招來的。果然自己沒有成見的話，心理，就拿現在人講，一切是客觀，那就很多麻煩就沒有了。這一層，我們學了這一章經，我們要從這一方面研究。研究之後，我們就照著這樣作、學習了，要學而時習之，就從這一方面學習。

○子語魯大師樂曰：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

現在看一三六頁，這是孔子講到音樂上的事情。「語」，語是告訴，跟這個魯國的大師。大師是那個時候魯國掌理國家的音樂，國家那時候，特地設了主管音樂的、最高的一個首長，叫大師，古人也讀大師。大師、太師，古時這個音有時是通用的。比如說，那個泰山，泰山也有人讀大山，所以兩個字常常有各地方念的習慣，這裏是讀太師讀大師都可以。孔子從各國回來，當時是周遊列國，到各國去看看，有沒有機會能夠把他所想實施這個道，能夠行得出去。可是那個時候到各國，各國君臣都不了解孔子，所以後來回來了。回到魯國來，他就跟魯國管理音樂的一個長官叫大師，就說了，跟他就講音樂。這是講奏樂的事情，等於我們現在無論是國樂，或是西洋樂，都有合奏的時候，各種樂器在一起合起來演奏。他就跟「魯大師」講，「樂其可知也」，演奏音樂的時候，可以知道。最重要的，要了解音樂它的功能，這非常重要。孔子對於辦政治，辦教育，都主張用禮、用樂，用禮樂來治國平天下，

用禮樂來教化天下人。樂在這裏重要處在什麼呢，因為每個人對於自己本性都不了解。在日用尋常之中，用理性少得很，都是用這個情緒，用情緒會壞事情。跟人家來往，前面講，孔子講管仲之器小哉，是對事不對人，論人或者是就事論事，不要有成見。但是一個人，不認識自己本性，在跟人家來往、辦事情，言語之間，用情緒的，多得很。

人的情緒，總歸起來有七種，在《禮記》裏面就講到，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一共七種，在《三字經》裏面講「曰喜怒，曰哀懼，愛惡欲，七情具。」這個七情要分開來講，那我們的情緒，就多得不行了。喜怒哀懼這個當中，再詳細的分，喜到什麼程度，有小的歡喜，有大的歡喜，有狂歡的喜，那個多了，每一種都是如此。這個哀傷、恐懼也是，這些不加以節制的話，對人有傷害，對自己更有傷害，因此要有個節制。連我們自己在內，我們要求這個七情不起現行、不發作出來，這是辦不到的。只有聖人他不起、沒有情緒化。聖人以下，賢人，除了大賢人，小的賢人，都還免不了，何況我們普通人。所以我們普通人，日常待人接物，都是用

情緒的，一般講的感情用事。感情用事包括有成見、不容觀，這就是有偏了，因此要節制。

節制用什麼方法呢，禮，本來禮是可以節制的。禮可以節制，但是比較嚴肅一點。用禮來節制，必須把這個禮的道理，完全明白了，等於算是悟了，完全是開悟了，他知道這個禮重要，他可以這麼作。普通人，你叫他開悟，很不容易的。比如，禮要讓人、禮要恭敬人，這當中，這個道理很深的。為什麼要禮讓人家，為什麼要恭敬人家，那好不容易的。必得對於這個悟、開悟了，他才知道應該如此。比較有效的，比禮更有效的，那就是用樂。

樂是什麼呢，懂得音樂的道理當然更好，不懂音樂的道理，也在不知不覺之中，就能用音樂來調和自己的感情，把自己的情緒，能夠調節。為什麼呢，音樂用這個音聲，這個音聲，中國講的音樂是五個音聲，宮商角徵羽，配合在五方，五方的聲音都不同的。春天在東方的聲音，秋天在西方的聲音，那兩者完全不同。歐陽脩寫的〈秋聲賦〉，把秋天的那種聲音寫得多麼慘淡的那種聲音。春天的聲音，春風和

暖，自然界那種和氣的。南方是一團熱情，像火一樣，聲音也是那樣熱烈。北方是屬於水的，它又是一種聲音。中央是宮音，宮音是代表這個君主，代表天子、王者，他能夠照顧四方。所以宮商角徵羽，宮是中間、就是中土，四方之中，商是西方。這樣配合起來，一共五方。五方配合聲音，配合人吃的食物味道，甜酸苦辣鹹；顏色，青黃赤白黑，我們人的心肝脾肺腎，它是整個都連結起來。我們人身就是個小宇宙，身體是五臟，心理方面就是仁義禮智信。我們這一身就是一個小宇宙，生理、心理也是一元化。

既是這樣的話，一首好的音樂，用五音、五方、五種聲音，食物的味道，我們人生理的五臟，心理的仁義禮智信，把這個五音配合得恰到好處，一演奏起來，或者用歌把它唱起來，就能把這個身心，調節到最完美的一個境界。就拿生理來講，它把我們一個人的身體，從五臟開始，到整個身體，帶到最完美、最和順的那種，在那裏運轉，這講五行，五行在那裏運轉。五行一運轉，五行怎麼出來的呢，五行就是陰陽二氣出來的，五行運轉這麼和諧，就使得陰陽二氣在我們身體、在我們心

理，也是那樣完美的在那裏活動。陰陽二氣完美的活動的話，就在這樣完美活動之中，讓我們自己證到自己的本性。本性在靜態的時候，如如不動，就是孔子在《周易繫辭傳》裏講，寂然不動，寂然不動是歸入到本體了。有感，外面有境界一感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感而能通天下，故是天下一切事情，把天下事情都能夠通達。

所以學中醫的人就知道，他聽你的聲音，看你的氣色，大概對於你這個人，身體上有沒有問題，他大概知道差不多了。真正說起來，我們每個人都有病，你說沒有病，真正懂這個道理的話，懂得陰陽、懂得五行的話，任何人都有病的。為什麼呢，任何人的情緒時時在那裏變化，情緒有高有低，都是不正常的在發怒、發脾氣，一發怒、一發脾氣，或者是一狂歡、一歡喜，這就不正常了，陰陽二氣就不正常了，五行就不正常了。沒有病，這個說不通啊，不過是病嚴重不嚴重、顯著不顯著而已。這個不必是作醫生，你要把這個《論語》，把孔夫子這個禮樂知道一些的話，你就了解一些了。看看人的這個臉上氣色，臉上氣色的五官，五官就是由五臟顯出來的，眼耳鼻舌包括身體，從那裏射出來呢，是由生理的五臟射出來的；心理的仁義禮智

信，也是這個顯示出來的，所以音樂有這樣的好處。

所以孔子跟這個魯大師講，樂其可知也，音樂這個學問深得很。你懂得音樂，不必你是個音樂家，你懂得音樂的樂理，你自己脩養、待人接物，你就能夠學到很好的，能夠學道，就能夠明心見性。這個當然一般人不能知道，但是孔子講可知，樂如果說絕對不能知，那就不必教人家學樂了。可知道，那就是，孔子跟魯大師就講，我們要學，求學的人要虛心，要了解這個樂的道理。這還不算，還要自己實驗。比如說學這個樂器，學那個樂器，你把這個理論知道了，要練習。樂器一演奏，愈演奏，你學的藝術學得愈高，你領略這個音樂的，它這藝術的境界，你所得到的受用愈多。一門音樂如此，很多的那些音樂合起來、合奏起來，那就是更顯然知道這個樂的功能了。所以樂其可知也，可知也，就是可以對於這門藝術，可以學得好。

下面就舉出演奏樂器的幾個階段。「始作」，開始作的時候，開始演奏這個音樂、這一曲、這音樂的時候，很多樂器都把它預備好。「翕如也」，翕當合字講，開始奏的時候，這個音樂合在一起，都預備好了。那一位是彈奏那一種樂器，是那一種琴，

或是那一種笙等等的，後來的比如說有八種音樂，八種樂器。各人把樂器調整好，在那裏預備了，翕如也，如是好像。「從之，純如也」，從之，一開始，一奏的時候，一放縱，放開來，各種樂器一開始放開來作、演奏的時候，純如也，純如也是什麼呢，五個基本音樂的音聲，宮商角徵羽都能互相和諧，各人發揮自己的功能，而不侵占其他的樂器所演奏的音聲，純，純如。「皦如也」，皦如也是什麼呢，比如說各種樂器，雖是純如，每一種樂器分得清清楚楚，鐘鼓是鐘鼓的音聲，笙瑟簫等等，各有各的音聲，就是《尚書》裏面講無相奪倫，不互相侵占對方。「繹如也」就是彈奏完了，那種音聲餘音嫋嫋還沒完。「以成」，這個演奏完成了。繹如也就很重要，經過這幾個階段，演奏完了，這個餘音還在那裏，人家聽起來還有、不斷的，就表示我們作人，學習這個，愈到後來愈有餘味道。我們交朋友來講，久而敬之，這個音樂的表現，這個意思很多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○儀封人請見，曰：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。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於喪乎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

現在請各位看一百三十七頁。「儀封人」，根據漢儒鄭玄的注解，鄭玄號康成，一般稱呼他鄭康成。他說，儀這個地方是那個時候衛國、衛靈公國家的一個縣，在那個時候叫作邑。封人是那個地方，設立一個官位的名稱，一個官的名稱。孔子那時候到衛國，曾經到儀這個地方。那麼儀封人，這地方的這一位，只提出他的官的名稱，他就希望見見孔子，這個見讀現，見，請現，孔子是聖人了，儀封人他官位不高，所以講「請見」。他首先就跟孔子的弟子們說，「君子之至於斯也」，君子是有道德的人、有學問的人，凡是我到這個地方來，至於斯也，斯就是指他的那個地方。「吾未嘗不得見也」，我要想見見君子，都會見得到面的，表示他很誠懇要想見孔子。

「從者見之」，從者就是孔子的弟子，就是那時候跟孔子到這個地方來的弟子，叫從者。見之，就是孔子的弟子把儀封人想跟孔子見面的這個請求，報告了孔子，孔子准許跟他見面，從者見之。

「出曰」，見過之後出來了，儀封人出來了。「二三子，何患於喪乎。」這當中，這個筆墨很簡單扼要，從者見之以後，當然他跟孔子見了面，見面的時候，當然有談話的。他要請教孔子的，孔子也跟他說那些話，這個一概都省掉，不必講。出來，接著就出來，見過面以後就出來了。他就跟孔子的弟子們說，二三子，何患於喪乎。就是你們二三子，你們這些孔子的弟子們。何患於喪乎呢，你們諸位不必憂患有什麼喪。這個喪字要讀去聲，古時候，除了父母之喪，辦這個喪事讀平聲以外，其餘的，一般講喪失、喪亡都是讀去聲。在這裏講，意思就是說，你們不要怕孔夫子、聖人的這個道德要喪亡了，喪亡就是這個道德沒有了，這是孔安國的注解。也就是說孔子在後面也講的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將喪斯文就是說，由過去聖人所傳下來的文化，文化喪亡了，文化就滅了。儀封人在這裏講，你們不要怕，何患於喪乎，不

要怕中國文化會滅掉、喪亡掉，不要怕它，文化不會亡的。

為什麼呢，下面就講，「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這一句話，在那個時候說，春秋時代，東周天子的力量很微弱了，各國的諸侯，強大的國家對於那個小國家，經常去發動戰爭，來侵略這些小國。此外還有外面的外族，往中原地帶來侵略。就中原地帶這些國家來講，有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這個亂而無道。儀封人的看法，天下，這是講周天子的那個天下，拿現在看整個的中國大陸那就是天下，在那時實實在在就是天下。為什麼呢，那個外族，長城以外的那些夷狄，在北方。南方是南蠻，東夷，西戎，四境以外這些外族人，他不懂中國文化。中國文化要保留下來，不能看當時的情況。當時情況是，不必說外族要侵略，就是中國那時各國、五大強國，他們自己都亂了，這就是無道。這些無道久矣，儀封人說是很久了。

說久矣，這個矣有什麼含意呢，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就要在這些地方研究，我們普通人，會言語的人，雖然天天說話，但要會聽言外之意。你研究《論語》也是

這樣，他講的有言外之意。言外之意是什麼呢，天下無道很久了，久了怎麼呢，無道久了，有道就會來了；有道久了之後，天理循環，也無道。為什麼呢，世間一切事情，《周易》裏面講得清清楚楚的，「否泰兩卦，「否極泰來」，泰卦久了之後，倒楣的時候也接著要來。所以《雜卦傳》裏面講，「否泰反其類」。天下無道、在否的時代已經很久了，這時代要轉變，不轉變是沒有天理的。那麼轉變當然要由無道變成有道。從無道變成有道，誰來轉變呢，那還是要天的命令，天命，所以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這裏講天，是講天命。

天命有好幾種講法，一個是，真正說起來有天的，天有天的天帝，人間的帝王叫天子，天把他的兒子派到人間來治理天下，天帝本身他要看他的兒子，把這個天下治到什麼程度。治得好，或者治得不好，天在那裏要指揮的。治得不好，雖然天子是他派來的，這個天帝也要糾正他，這是一種講法。再呢，就是現在講科學的人，他不講天上的天帝，他講自然，講天自然的法則，這是一種講法。真正說起來，講到微細的地方，《易經》裏面所講的，「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」。天行健，這個天

從那裏出來的呀，天是代表這陽氣，地呢，是陰氣。天地就是陰陽二氣，陰陽二氣就是從太極裏面起來的兩個現象。實際上，陰陽二氣，太極就是我們自己真心，就是佛法所講的真如本性。這個陰陽二氣在那裏運轉，更詳細的講，就是五行在那裏運轉。運轉經過，普通凡夫不知不覺的在那裏轉，普通凡夫在轉的時候，都是不明瞭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更不明瞭這個陰陽二氣從那裏來的，所以一般凡夫眾生，日用尋常、待人接物，免不了運轉的時候，錯誤了，不那麼順暢。一個人不那麼順暢是有關乎他自己的生理、生命，與他自己有關係的。運轉得好，他是有道之人，他身體健康、壽命也長。運轉得不好，動不動就發脾氣，動不動就喜得不得了，這個脾氣一發了，就不可收拾，這種人對他自己也不好。一個人如此，眾多的人，那就是共業了，就造成這個社會、這個時代，在那變壞了。要想變好，怎麼呢，除了聖人出來，聖人用真理就教他，你怎麼樣的按照這個真理、陰陽二氣這個五行，在那裏怎麼樣運轉。最重要的就是跟《中庸》裏面所講的，喜怒哀樂情緒沒有發出來，那個好保持中道的狀況。那麼要發作出來呢，發而皆中節，自己能夠節制，就叫和，養成中和。這個中和，一般人也不知道這個道理，也不會這樣脩養，這必須要聖人

出來教化人間，教化這些一般凡夫眾生。

孔子就是聖人，孔子為什麼教禮樂，主張用禮樂辦政治，用禮樂來教育呢，就是教人家學會養中和之氣，就要把自己的情緒，調節到非常和諧的那個境界。再由那個和諧的境界，一步一步開發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開發自己的太極。這是真正講，原理就是如此。但是你講這個原理，我們不專門研究《論語》，不研究這一章經的話，我們對一般人講，講不通，人家也不會接受，也不承認，所以只講上帝的命令，或者講自然的法則。真實講是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都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，我們那有中和之氣，沒有中和之氣，所以就必須要聖人來教我們。

所以講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，必須有聖人出來，這指的就是孔夫子。聖人出來，那怎麼呢，這個天就是自己的、人人都有的人性，有一個聖人出來，就等於說是一個天命，叫這個聖人來教化。木鐸是什麼呢，木鐸比如說一個鈴子，過去學校裏面，上課下課都用這個，拿這個鈴子。古時候用鈴子的，鈴子有兩種作法。用在教育這一方面，國家派的人來實施教化的，這個鈴子是什麼呢，外面是金屬作的，多半是

用銅的這一類，裏面那個鈴子，活動的、裝在裏面，一搖動的時候，他可以敲這個鈴子，發出聲音出來了，裏面呢，我們現在看這個鈴子，裏面都是跟外面那個金屬是一樣的，都是金屬作的。古時候用在教化這一方面，裏面那個鈴子，那個古人叫作舌，就跟我們人口裏面的舌一樣的，舌動才發出聲音出來，裏面那個鈴子，那叫舌，在裏面動，兩邊敲，敲出那個鈴子，它才發出聲音來。用在教化裏面那個舌，就是木頭作的，叫木舌，也叫木鐸。金屬品作的鈴子，裏面用的木舌，這叫木鐸。古人在春天，凡是政府裏面就派人出來了，拿這個木鐸在各地地方搖起來，讓大家知道，除了教化以外，還有農事方面的，應該怎麼樣播種了，所講的這個都有，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在文化教育這一方面。

那麼這裏就講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，就是天命就命令孔夫子、這個聖人出來，因為天下無道很久了，應該要轉了，轉變、轉好的時候。轉好要有聖人出來教化，就是孔夫子出來，把這個傳統的、歷代聖賢所講的道德文化，由孔夫子來教化這世間。由孔子來教化世間，那無道就變成有道。這是儀封人跟孔子弟子所講的，這儀

封人也是了不得的人，他認識孔夫子是聖人，孔夫子到世間來，那時周遊列國的時
候，各國君臣都不了解，認為孔子到各國去找官去作。只有儀封人知道，知道孔子
周遊列國，為的是要教化各國人，要把這個道行出去。所以，儀封人講的話對不對
呢，會兌現的。

孔子的教育，講的這個道，當時雖然各國的君臣，包括一般人都了解。可是，
由孔子所整理出來的經書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，以及他自己寫的《春秋》。
從那開始，孔夫子整理經書，就是把古代，從伏羲氏傳下來這個道、成就聖人的這
個道，傳下來了，孔子把它整理成為五部經書。完成了這個經書，孔子還直接教他
的弟子，只有經書不講解還是不行的，要講解。講解還不算，還要教學生要照著這
個道理去脩行，所以孔子門中那些大賢人，都是了不得的人，都是脩養了不得的人。
五經都由孔子傳授下來的，子游、子夏傳授文學，商瞿子木傳授《易經》，五經都
有傳下來的。一直到後來，歷代，特別是漢儒，漢朝立了五經博士，每一個博士都
是專攻一部經。

所以中國文化都在五經之中，這五經雖然是秦始皇把它燒了，燒不掉的，還是一直傳下來。有這個經書傳授中國，三皇五帝一直到後來，這個文化使得中國是一個大國家。漢族原來不是很大，後來漢族被外族侵略了，五胡的時候、元朝、清朝。元朝是蒙古，從外蒙古過來的，他把中國這個王朝滅了以後，他連外蒙古、內蒙古整個併為一個國家。清朝也是，清朝從東三省入了關，進駐到北京，把中國也滅了，他連東三省整個這廣大的一片土地，也是跟漢民族合併為一個國家。他為什麼這麼作呢，就是因為中華文化這樣博大高明、博大精深、這樣好，愛好和平，講究禮樂，教人家希聖希賢，所以他們愛好中國文化。中國這個大國家，不是像西方人，不是像英國人那樣的，到處侵占人家，在各地地方就要設殖民地，所以永久中國是愛好和平的，就是由這個文化起作用。所以從那個時候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老師、雪廬老人，為什麼講中華文化的重要呢，就是在此。中國文化不侵略人家，反過來受人家侵略，受人家侵略是感化人家，等於自動的併過來，你想，這個文化好不好。

所以，儀封人講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還是尊稱孔子是至聖先

師。我們學儒，聖人的老師就是孔夫子，我們要認識孔夫子，我們就要學孔夫子。學孔夫子要知道，對於時局的看法，否極泰來，到了泰卦的時候，自己不要驕傲，還是要謙虛的、很和氣的待人家，自己總是要謙虛。這樣的話，你有這樣的脩養，你從事政治，你就是個仁君。你學各種藝術的話，你這個藝術就是有道的藝術，不是純粹的技能這一方面。你無論是學音樂也好，學美術也好，學其他的各種藝術，你這個藝術就有了道了。有道怎麼呢，有道你藉著藝術幫助你學道，你這個藝術一表現出來，就能藉著藝術來勸人家學道，引人家來學道。你看，中國文化多麼好啊，教人在這個藝術、欣賞這一種美感，用美感來調節情緒，情緒調節好了，道就學成功了。用這個方法來治理天下，一定是能夠世界和平，而且是永久的世界和平。這樣的文化，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要它呢，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它呢。

○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

現在請各位看一百四十頁，這是孔子在談論還是音樂。他說「韶」啊，韶是舜帝、堯舜的舜，舜帝的音樂。他說舜帝這個韶樂，「盡美矣」，盡美就是完美，「又盡善也」，又是完善，既完美又完善，就是善也好、美也好，是美到極處，不能比這個更好了。「謂武」呢，武是周武王，武王的音樂，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，盡美，美也是美到極處，最完美了，但是善這方面，未盡善。未盡善要注意，不是不善，沒有完善而已啊，還有一點缺點。

這個經的字面，我們知道了，經文的文字，我們了解這意思。再根據古人注解，在《禮記》上講，《禮記》有一篇〈樂記〉，這篇〈樂記〉專門是講音樂這些道理的。在〈樂記〉裏面講，「王者功成作樂」，王者指的三王，夏商周三王。他的開國成功了，都要作樂。《漢書》，就是記載漢朝的歷史，《漢書》裏面，〈禮樂志〉裏面講，「易曰」，《易經》上講，「先王亦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」《漢書》〈禮樂志〉上講，他引用《易經》上講。《易經》有一卦就講，先王制作國家音樂的時

候，為的是要崇德，崇尚這個開國王者成功的道德。殷薦之上帝，殷薦的殷就說明這個音樂，作得很美滿很好。薦之上帝，薦是進，就是貢獻的意思，貢獻給上帝。因為古時候，比如說，成湯王放桀的時候，他自己說是稟承天帝的命令；到了武王伐紂的時候，也是說他是受了天帝的命令來伐紂。所以湯武革命的時候，都是受了天的命令，因此成功之後，就作了這個音樂，來薦給上帝，要呈獻給上帝。再配祖考，配，以自己的祖宗，來陪上帝，接受他的祭祀。祭祀的時候，都要奏樂，那個時候作這個樂，就等於後代，每一個朝代開始的時候，他自己都要制禮作樂。制禮作樂，作的什麼樂呢，就等於現在國家，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國歌，國歌就是他的國家開國作的歌、這個樂。那個時候舜帝接受了堯帝禪讓，堯帝把天下讓給他，舜接受這個國、這個天下，他當然要作樂，作的樂是韶樂。後來武王伐紂的時候，把殷紂王的天下推翻掉了，他自己建立周家的天下，那麼這時由周公來制禮作樂。所以孔子講兩個音樂，兩個朝代所作的樂，一個是韶、舜帝的樂，一個是武王的樂，兩者不同。

為什麼韶樂是盡美盡善呢，那麼武王的樂，盡美而沒有盡善呢。舜接受堯禪讓天下，沒有動武啊，非常和諧的，堯帝是出乎內心，要把這天下讓給舜帝，這個氣氛可是非常難得，所以舜帝接受禪讓天下之後，他這個樂裏面，既美又善，非常完美完善的。武王怎麼呢，伐紂的時候，要動干戈。動干戈就有殺伐之聲。音樂是反映人心的，干戈有殺伐之心，在那些將士的心裏，就動了一個殺氣了，所以作出來的音樂裏面，沒有像韶樂那樣和平中正，但是講到藝術，美是美到極處了，周公作的樂，那還有話說嗎，是盡美。未盡善也是什麼呢，這個音樂裏面，雖然是周公聖人作的，聖人作的音樂，他表現的這個真理，不知不覺自然的在音樂裏面，它有殺伐之聲。有這個殺伐之聲的話，沒有到完善的境界，所以未盡善也。這一點，各位你讀古人注解，要研究一下。古人注解說是，周武王他的天下怎麼得來的呢，要征伐取得天下，征伐就是用兵，用兵取得天下來的，所以未盡善。這個注解很容易讓人家誤會，武王用征伐取得天下，好像武王這個人，不像舜帝那麼完美完善，這個雪公特別指出來，孔夫子在這裏講，純粹是講音樂。未盡善也是講武王這個樂——武樂，這音樂是未盡善，但不是指武王這個人未盡善，這要特別注意。

武王，孔子在解釋《周易》的時候，特別推崇。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湯武都是聖人，孔夫子對他們是讚美到不可以再增加了。所以在這裏未盡善，特別指的是音樂這一方面。音樂它是非常自然的、出乎人的真心流露出來，它是什麼樣的音樂，表現出來就是什麼樣的音聲。從這裏面可以知道，音樂它的功能是多麼重要。這是藉著講這兩種音樂，讓我們知道音樂的這種藝術，用在脩道上面，那太重要了。

○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為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

請各位找到《論語講要》第一百四十二頁。這一章經，「居上」，根據古注來講，是居在上位的。居在上位，比如說，最高的是天子，天子下面各國的君主、叫諸侯，這都是居上。如果廣泛的來講，凡是一個國家，國家之內的任何一個機構的首長，都是在上位的。一個團體裏的領導人，都是居上。居在上位的人，如果是不能寬的話，這是一種情況。「不寬」，寬是寬厚。寬厚，對誰寬厚呢，對他下面的這些人員要寬厚。這在古人引用《書經》裏面，鄭康成有一個注解，《書經》的〈臯陶謨〉裏面，鄭康成的注，所謂寬是什麼呢，要度量寬宏。度量，我們一個人，他的度量能不能夠容納人家，包括人家的意見，人家有什麼過失，是不是能夠容、容忍。度量能夠寬宏的話，這叫寬。能夠寬宏的話，那麼他就能夠得到眾人的心。眾人對於這個在上位的人能寬宏大量對待下面的人，這是很好，這個心都是歸向於他。不寬，不寬就是得不到眾人的心向於他，不能夠得到，就政治來講，他得不到民心。

「為禮不敬」，禮就是孔子講的禮樂的禮。在〈曲禮〉裏開始就講，毋不敬。

毋不敬就是對待一切人，都要恭敬，不能不恭敬，這是一個。「臨喪不哀」，臨喪是什麼呢，別人家，親戚朋友家裏，有了喪事了，親戚家裏，他有父母之喪，朋友家裏有父母之喪。到朋友家、到親戚家裏去致祭，或是去弔慰，都叫作臨喪。臨喪要有哀，所以〈曲禮〉裏面講，「臨喪必有哀色」。如果不哀的話，這就失去了一種同情心。同情心，就是從仁義道德的仁字裏面發出來的，我們一個學仁的人，見到親戚朋友的家裏，有了喪事，心裏自自然然的一種同情心、憐憫心就發出來了。不但對於親戚朋友家裏的喪事，就是見到外面那些動物，被獵人殺害了，或者那些動物自己死在外面，我們有仁心的人看了的話，都有一種哀傷的心理。這是什麼呢，這是禮的根本在此。

孔子在這裏講，居在上位不寬，不能以寬宏大量來待人。為禮，講究禮，不能敬，敬是禮的本質，見到人，禮貌當然也須要講，但是假使說我們見到人，現在禮是行握手禮、或者是鞠躬禮，古時要拜。無論是拜也好，是握手鞠躬也好，就在這一握手之間，心裏就是對於對方都要尊敬，不能說一面握手、一面心裏看不起對方，

那可不行，那就失去了根本。臨喪不哀，沒有哀傷之心，這都是失掉根本。

孔子說「吾何以觀之哉」，何以觀之哉就是沒有可觀的。他就是行禮也好，到人家那裏致祭，就是現在有親戚朋友舉行公祭的時候，到那參加公祭，行禮如儀，心裏沒有一點哀傷之心的話，這就失去了根本。要是自己作一個機關的首長，對待部下，對待下面的人員，不能夠容人的話，那就太刻薄了。他這個機關首長，那就一定是失敗的，他得不到機關之內所有員工服從的心，沒有啊，自自然然的人家就對他疏遠了。這一條很重要，今日之下，不但是在上位的，我們對待一切人都要如此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佾第三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論語講要講記【八脩第三】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論語講要講記：上論 / 徐醒民主講. -- 彰化縣花

壇鄉：雪明講習堂, 2011.11-

冊； 公分

ISBN 978-986-87633-3-3 (第2冊：平裝). --

ISBN 978-986-88256-0-4 (第3冊：平裝)

1. 論語 2. 研究考訂

121.227

100021407